

# 淬劍記

疑偽科學扼脈

阿慧

著

大地曲率

邁克爾遜——莫雷實驗

電子雙縫實驗

引潮力理論

電子顯微鏡

傅科擺實驗

光傳播不需要介質論

絕原子鐘飛行實驗

大腦產生意識說

進化論  
日心說

◆ 破斥日心說  
批評偽科學 ◆

目錄

|                  |    |                         |     |
|------------------|----|-------------------------|-----|
| 前言               | 6  | 第二章 通識如手，科學如指           |     |
| 序言               | 10 | 「成見」是人類認知的最大障礙          | 83  |
| 前傳 · 解鈴還須繫鈴人     |    | 辯論中的六級傷害力               | 84  |
| 天將軍召見            | 18 | 如何是科學素養                 | 87  |
| 空行夜叉疾勝           | 23 | 專覆王炳璿同學                 | 89  |
| 上虞諮師             | 29 | 悖論其事                    | 97  |
| 飛山越海             | 35 | 《負劍者》寄語                 | 102 |
| 往世如夢             | 44 | 為什麼要破斥偽科學               | 103 |
| 滄海桑田四百年          | 51 | 以通統專，以通糾偏——通識略談         | 106 |
| 緣生因果             | 54 | 重大疑偽科學清單                | 111 |
| 天命遊戲             | 60 | 為終結「日心說」而生——《淬劍記》為何如此自信 | 117 |
| 正篇 · 疑偽科學扼脈      |    | 第三章 疑偽科學排行榜             |     |
| 第一章 全人類的臉面       |    | 風光難繼的「日心說」第一            | 120 |
| 為什麼說科學事關全人類的臉面   | 70 | 日食暴露的軟肋之一               | 120 |
| 科學體系的開放性要求有錯必糾   | 74 | 日食暴露的軟肋之二               | 121 |
| 科學領域及時糾錯更有利於社會發展 | 76 | 「三體」運動中的兩個參照系           | 122 |
| 我不認同陰謀論          | 78 | 日食暴露出來的問題為什麼不可調和        | 125 |
| 在破與立之間           | 80 | DeepSeek 回答月影走向問題       | 127 |
| 崛起的大國需要優秀的理論去莊嚴  | 81 | 憑什麼說「日心說」是最大的偽科學——日食篇   | 129 |
|                  |    | 為什麼「日心說」是最大的偽科學——月食篇    | 136 |

|                          |     |
|--------------------------|-----|
| 借助「星下點」理解「日心說」的荒謬        | 137 |
| 鳥影無跡，隨形不爽                | 137 |
| 誰在胡說——AI 的四面楚歌           | 139 |
| 天羅地網捉月影——日食現象中的天體位置關係大梳理 | 162 |
| 時代之錯，非哥白尼一人之過            | 175 |
| AI 評估「日心說」錯誤的影響          | 178 |
| 皇帝的「新裝」與「日心說」            | 181 |
| 進化論「自然選擇」之悖論第二           | 184 |
| 一廂情願的「大地曲率」第三            | 194 |
| 邁克爾遜—莫雷的奇葩實驗第四           | 201 |
| 光傳播不需要介質之囈語第五            | 205 |
| 言過其實的電子雙縫實驗第六            | 207 |
| 涉嫌造假的鉅原子鐘飛行實驗第七          | 223 |
| 多因同果讓結論過於牽強              | 223 |
| 實驗預設條件不具備                | 232 |
| 聰明反被聰明誤的電子顯微鏡（STM）第八     | 241 |
| 文字遊戲「引潮力」第九              | 251 |
| 歸因錯誤「傳科擺」第十              | 255 |
| 悖論之王「大腦產生意識」第十一          | 263 |

外篇 · 曙光在前

|                    |     |
|--------------------|-----|
| 「地球」模型下的「不平等」現象    | 276 |
| 「地球」轉「地平」的密碼——等離子體 | 284 |
| 科學四大未解之謎的方向        | 298 |
| 後記                 | 302 |

索取《負劍者：削平地球的人》原著電子書及實體書，  
請用微信掃下面的二維碼（實體書限內地寄贈）



《負劍者》原著



「負劍者待客室」  
公眾號

## 前言

《負劍者：削平地球的人》面世已經2年多了。由於是國內自費出書，印刷數量少，發行渠道窄，致使承載如此重大題材的作品只能流落民間，在為數極其有限的親友和愛好者之間結緣。

《負劍者》指出，種種證據表明，我們所居的大地，必然不是「球體」！如果充分考慮電離層對光線傳播的影響，則不但「地平面」之說完全站得住腳，而且在「日心說」中無法解答的問題、甚至是錯誤的理論，都會迎刃而解。那麼，地球面和地平面這兩種幾乎水火不容的宇宙觀，是不是可以並存呢？那是不可能的！必然有一個是錯誤的。

儘管「日心說」包括它旗下的「地球說」目前已盡人皆知，堅固難拔，但只要是錯誤的，不管它現在長得多麼完美，粉飾得多麼高大，它必然有無法自癒的硬傷。隨著我們破斥和辯論的深入，難免會有許多人站出來維護它。但是，維護一個錯誤的理論，也必然會顧此失彼、疲於奔命！就如同一個裸者用巴掌大的布子遮羞——顧了上就顧不得下，顧了前就顧不得後。

也就是說，包括「地球說」在內的「日心說」，已經被持有鐵證的《負劍者》「舉報」了！

而如今，又撰寫此《淬劍記：疑偽科學扼脈》，屬何類別？所為何事？欲達何目的？為誰而作？

總而言之，本書亦屬通識類作品，是《負劍者：削平地球的人》之姊妹篇，是解釋、強化和捍衛她的，故名「淬劍」。《淬劍記》是以《負劍者》第七章第三節為核心（即日食漏洞），進一步就涉及科學的部分展開詳細解釋和說明，從而在基本事實、基本常識和基本邏輯的層面，為大眾

呈現「日心說」的荒謬所在。那麼做這樣的努力，其目的是什麼呢？就是通過擺事實、講道理，步步為營，把以「日心說」為首、為尊、為核心的偽科學，置於負處，立於危局，從而努力開創人類科學一個理性、客觀、包容的嶄新局面。

本書的讀者對象，為一切具有獨立思維和判斷能力的人。上至專家學者，下至販夫走卒，都可各得其味。

**何以破偽立言。**本書羅列了人類科學發展史上具有巨大影響的十一個偽科學事例。而這些事例當中，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其內在邏輯存在嚴重的漏洞！但是由於這些漏洞非常隱蔽，如果沒有縝密的思維能力，是很難發現它的。而恰恰**這種思維能力，是超越專業能力和專業素養的**，甚至是身處其中的科學泰斗們也不易發覺的。但是，如果一旦明白了這些事例「偽」在什麼地方，就一定會得到明確無誤的認識：這些所謂的高光假說、頂級實驗，其實是錯誤的！若不及時糾正的話，它們將嚴重制約人類科學的進一步發展。

**何以先立後破。**依世間通常的做法，一般是先破後立，為什麼作為立論主體的《負劍者》先問世，而作為破斥功能的《淬劍記》後出版？這實在是一個讓人感到很遺憾、很無奈的事情：《負劍者》書稿形成於2019年初，當時是作為密件以多種途徑向新中國成立70周年獻禮的，故書稿主要側重於強調結論。在經過多種努力向國家獻禮無功而返的情況下，作者只好退而求其次，選擇了一家香港出版社出版，但成品書卻是在內地印刷的……這樣一來，為了彌補《負劍者》在「破斥」方面的力度，讓《負劍者》的論述更具說服力，就有必要對「日心說」等存在的錯誤進行全面

的、有理有據的剖析，以期將來有識之士、有能之士依據這些剖析，進而關注《負劍者》，讓她為國家、為人類發揮應有的作用和價值。

**何以平民作序。**毫不避諱地說，如果有名人大咖能為本書寫序，那自然是求之不得、十分歡喜。但考慮到一方面這本書屬於通識，並不涉及發明創造或者理論創新的問題，只是一個題材新穎、話題重大、綜合性強、跨界度高的通俗作品，故沒必要驚動名流大家；另一方面，我個人雖已年過半百，但回顧自懂事起的這數十年裡，由於福德淺薄，才學疏漏，耽著玩樂，廢於正業，或因隨順惡友製造劣行，或因一知半解徒造口業，或因貪愛女人妨害自他，或因追逐名利迷失本分……稱己斤兩，忖己德行，即便是在親友當中，也是一個下下品之人，還哪裡有什麼底氣求名士作序呢？故而在自己身邊擇取極平凡者三位，懇請其為本書作序：李四營（算子），是我遠房外甥，普通公務員。若論孝養父母、謙遜好學、持勞耐煩，我不如他；成進軍，是我大學同學，普通教師。若論謹言慎行、愛崗敬業、潔身自律，我不如他；馬玉升，是我高中同學，普通農民。若論團結鄉鄰、修身齊家、教育子女，我不如他。此三君，是默默成長於我身邊的頂天立地的賢士，有他們作序，已經是上天賜予我事業的珍貴加持！

**何以在港出版。**本書內容綜合性強，跨界度高，既涉及宗教、哲學、科學及文學等多個領域，同時又橫跨數學、物理、化學、生物、邏輯等多個學科，我在內地近六百家出版社中尋求投稿，竟然找不到一個合適的下家來合作！無奈中把目光投向了香港特區：一則在港出版流程簡單，效率高；二則在港出版的綜合成本較低；三則數年裡我為了把《負劍者》和《淬劍記》這兩本書的成果獻給國家，費盡了周折，現在既然讓國家首先受益這條路子的機緣不成熟，那麼，努力推動讓她成為全人類的財富，也不失為一件好事。而擴大發行範圍，香港顯然更具優勢。

本書的文章，絕大部分來自於作者用於解釋《負劍者：削平地球的人》的微信公眾號「負劍者待客室」，嚴格講應該是一本「文集」。由於這些文章是平時生活中即興而作，因此敘事風格迥異，而且為了增加可讀性，

許多文章中加入了不少生活元素。在本書統稿的過程中，我更側重於說理和數據的審核校對，對於文章中生活化的部分基本保持原味，結集奉上。通識作品嘛，本來就應該輕鬆有趣。

另外，通識作品的重要特點，就是普世性、通行性和通俗性，即通識作品是要影響一個人的「三觀」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其重要方法，則是依事實、依邏輯，作者自己不需要創造任何名堂和理論。破而不激，述而不作，不作妄臆誤視聽，不建危言以媚世，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唯願莫汙人眼目、誤人子弟耳！

願讀到這部作品的人，智慧開顯，辯才增長！

## 序言

### 以智慧駕馭才華，為世界而鳴

我與阿慧相識多年，最難忘的是我倆在銀川市街頭一家小小的列印部見面的情景。那天他坐著公車從郊區的中學趕來，陽光、精幹、真誠。簡單地寒暄後，他從書包裡掏出一個塑膠軟碟，借用列印部電腦列印了一篇題為〈論如何把學生教呆〉（該文於 2000 年發表於《人民日報》副刊〈諷刺與幽默〉）的文章。我一邊讀，一邊覺得脊背發涼。他在文章裡說，我們的教育正在用一種看似嚴謹有序的方式，一步步掐滅孩子眼裡的光！

那時候「素質教育」正喊得震天響，沒有人覺得學校會出問題。我們都看見過教室裡的孩子端端正正地坐著，都覺得那是好事，是紀律，是規矩，可阿慧看見的，是一個個正在被規訓成同一形狀的生物體；我們都覺得教育就是傳授知識，他卻在想，傳授本身是不是也是一種禁錮。他一個中學教書匠，在電腦裡敲出這些話，像是一個人在曠野裡說了一句真話，四顧無人。

10 年後，「學校不能成為工廠」才漸漸成為社會的共識。我常常想，阿慧憑什麼能比別人早 10 年看見這件事？他沒有比別人多長一隻眼睛，他不是什麼專家，不是學者，沒有顯赫的頭銜，也沒有體制內的資源。他只是比別人少蒙了一層灰——那層我們習以為常、漸漸長在眼珠上的灰；他有的不過是一種近乎笨拙的誠實——對自己誠實。

他還說過一句話，估計他自己都忘記了，但我一直記著：「承認自己可能出錯，並主動尋找錯誤。」這話聽起來簡單，做起來卻難如登天。我們大多數人，一輩子都在忙著證明自己沒錯。阿慧卻把「找錯」當成功課，他日復一日地學習世間最莊重的文體——我見過他研讀經典的狀態，

一步一探，像是在冰面上走路，每一步都踩實了才邁下一步。他不趕路，不求快，只是不停地自我修正，不停地擦拭自己的內心。這大概就是他能夠「透視」那些司空見慣事物的原因。

我認識的人裡，聰明的不在少數，但阿慧的聰明和別人有不一樣的地方，雖然他也辯論，也駁倒了自《負劍者》出版後所有與其辯論的人，但他絕不是用來證明自己高明，他的這一切都是用來理解世界的，用一種極其樸素的方式——找到身邊一個隨手可拾的例子，把一個深奧的道理說清楚。這是一種本事，也是一種心性，更是一種幸運。只有心裡乾淨的人，才能在日常事物中看見道理的影子；只有精神上始終純潔和真誠的人，才配擁有這種「幸運」。

如今阿慧的第二本書要付梓刊印了，囑我寫幾句話，我想了很久，覺得沒有什麼比那個列印部的下午更能說明他這個人。小小的列印部，白天也要借白熾燈取亮，街上車馬喧囂，他坐在那裡，安靜地把自己看見的真相說出來，不著急，不慌張，也不怕。這世間多數人忙著附和，少數人忙著反對，阿慧視而不見，他只是在找，找那些被忽略的暗示，找那些被掩蓋的真相，找自己可能犯下的錯，然後把它寫下來，用最平白的話。

這樣的人，值得一讀。

是為序。

算子

（作者為寧夏中衛市公務員）

## 把理性滲入文字，對時代負責

作者阿慧以「破偽」為刃，直指那些披著科學外衣的謬誤：從被奉為真理卻暗藏漏洞的「日心說」爭議，到進化論、相對論等經典理論被過度解讀；從邁克爾遜—莫雷實驗、原子鐘飛行實驗等「經典」實驗的嚴重錯誤，到 AI 時代認知偏差帶來的新困惑，作者以通觀全域的視野、抽絲剝繭的分析，逐一拆解偽科學的偽裝，釐清科學與謬誤。同時，本書更以「立真」為綱，強調科學體系的開放性與糾錯性，宣導以「通」糾「專」之偏、以理性破成見之障，呼籲重建真正的科學素養——不是對權威的盲從，而是對邏輯的堅守、對實證的尊重、對質疑的包容。

在這個「流量至上」的時代，許多人熱衷於用極端觀點博眼球、用片面認知製造對立，將斷章取義的科學知識異化為攻擊他人的工具，而非探索真理的路徑。本書的可貴之處，正在於它拒絕迎合浮躁，始終堅守理性求真之初心：它不盲從權威，不回避爭議，以嚴謹的思辨、詳實的論證，告訴讀者科學的本質是「有錯必改」，是在破與立的循環中不斷逼近真理；它提醒我們，崛起的大國需要優秀的理論去莊嚴，更需要理性的國民、科學的精神去支撐，唯有破除偽科學的迷霧，才能築牢文明進步的基石。

翻開這本書，你或許會顛覆過往的認知，或許會對熟悉的理論產生新的思考，這正是科學進步的必經之路。它不是要否定科學，而是要還原科學的本來面目；不是要製造對立，而是要喚醒理性的力量，讓科學體系更健康、更具發展後勁。

翻開這本書，你將暫時告別庸常的地面，和主人公一同升入那片廣袤的太空。願你在這場奇異的飛行中，不僅收穫感官的震撼，更能在故事的餘韻裡，照見屬於自己的精神微光。

願你在這些文字裡，找到屬於自己的那團火——它雖然尚未照亮世界，卻足以溫暖每一段獨自前行的路。

願你在字裡行間，既看見草根學者與科學大家之間的理性博弈，也領略到人類頂級思維方式的美妙；既看見量子與佛法交織的奇境，也照見作者內心的鋒芒與堅守。

成進軍

（作者為寧夏銀川市西夏區初中教師）

## 讓人生擺脫庸碌，為價值而生

阿慧是我高中同學，而且還有親戚關係。他從小就是一個與眾不同、獨闢蹊徑的人，自小就特別愛讀書，興趣愛好也特別廣泛。

我常年在農村務農，有快 30 年沒見他。等我再見到他的時候，他竟然已經從公務員崗位上因病退休了。

後來，我因為生計關係從老家搬到了中衛興仁鎮種枸杞，物理空間的拉近，讓我們之間很快恢復了聯絡。

「退休未喪志，賦閑不墮落，志在閑中守，心從靜裡明」，這是我對我的這位「退休老幹部」同學的概括。從日常言談和相處中，我隱隱感覺到，這位「退休老幹部」，雖然有時候是走南闖北遊四方，有時候又是攢蛋小酌享餘生，但他的內心必定是有追求的、有情懷的。

果然，在 2025 年春節，他送我一本簽名的《負劍者》，從這本書裡，我找到了我當初的直覺——他雖處於人微言輕，卻不忘心繫家國天下。而對於這部《淬劍記》，說實話，在我的知識結構能見度內是讀不懂她的，或者說是似懂非懂的那種感覺。而阿慧給我的特別抬愛，讓我為他的書寫幾句話，這對我來說真的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但盛情難卻，只能斗膽在讀者面前冒險一回。

我覺得，阿慧在《淬劍記》中，完全繼承了往聖先賢的勞動成果，去破解科學上可能存在的一些錯誤。他用亞里斯多德「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的品格鼓舞著自己把科學認知推進到更高水準。

而書中的問題不是一般的普通人所能定論的，對於首次接觸的人來說是不可思議的，所以面世以後必然會有爭議。而阿慧始終以常識和邏輯為「劍」去戰勝對方，以常識和邏輯為盾保護自己。這是他對這部作品自信的唯一基石。

這本書另有一層深義，就是運用科學和邏輯工具，闡釋佛教宇宙觀。對於這一點，我作為一個農民，個人觀點是謹慎而又支持和敬仰的。只有言論自由，才能百花齊放。真話和真理有市場的時候，就是國家民族幸運的時代。

人生沒有白讀的書，也沒有白走的路。讀書不一定會讓你功成名就，也不一定讓你前程似錦，但它能讓人說話有德、做事留餘、出言有尺、嬉鬧有度。

《淬劍記：疑偽科學扼脈》，是聰明人的專屬，建議一讀。

馬玉升

（作者為寧夏中衛市興仁鎮農民）

# 前傳

●

解鈴還須繫鈴人

按：《負劍者》中提到，比丘「桑吉益西」受上師指派，於 2019 年赴拉薩修學 8 年。臨分別前，桑吉益西將自己研究佛教「須彌四天下說」（包括破斥「日心說」）的講義、資料全部贈予作者阿慧。本《前傳》即依據該資料整理，以桑吉益西法師的口吻自敘。

## 天將軍召見

那一天，沒有任何徵兆，事情就發生了。

我不知道我是怎麼飛起來的，但我的確是飛起來了。因為我清清楚楚地感覺到地面在快速離我而去，地面上的景物迅速變小、視野迅速變大。

我試著動一下身體，以便搞明白到底是在夢中還是現實。但我驚愕地發現：我竟然沒有手！我的手哪裡去了呢？！

更為奇怪的是，我不但沒有手，就連身體都不見了！

我能看見、能聽見，但找不到自己的身體……

大地在視野中早已變成一塊烏藍色的圓盤，圓盤中的陸地和海洋依稀可辨，周圍則是廣袤無垠的霧狀氣海。

很快，連同烏藍色的圓盤混為一體的巨大背景也開始旋轉、後退，我如同坐在 8D 影院的椅子上，隨著鏡頭強迫接受那種遠遠超越「風馳電掣」的感受——又爽又怖、欲罷不能。

我試著換個向上觀察的角度——這個「向上看」的念頭剛一生起，就看見一對碩大無比的黑色「帳幔」懸籠在我的上方，一邊有規律地抽搐振動，一邊泛出陣陣幽光。

這似乎是一個類似蝙蝠的生物。

與蝙蝠不同的是，它除了有一對翅膀，還有著像人一樣健全的四肢，兩條前臂、兩條腿，儼然一個長了翅膀的「人」。在它的碩大無比面前，我又顯得格外渺小。虛空中，迎著陽光，一對通體黑色翅膀的邊緣，散射出一圈駭人而又奪目的幽光，如同籠罩了一圈黑色的火焰。

我從來沒有見過如此詭異的黑色光焰！

是的，黑色的光焰。你若非親見，絕對不會相信這個世界上竟然有黑色的光。

這對翅膀就像通了電的脈衝器，在有規律地顫動，帶著我們隨它一起快速前行。這黑色光焰的中間，是它金色健碩的身軀。軀體上佈滿了金色的毛，有如鱗甲。不知道它的皮膚就是這些金色的毛鱗呢，還是這些金毛是它的外衣，反正我看不清它的全域，包括它的頭臉和四肢。

這金毛非常奇特，每一根細看更像是由許多股更為細小的金毛結成的辮子，但末端又非分叉，而是一個個泛著黑色光芒的小珠子，密密麻麻，遍佈全身。

不被光照時它散發著金色的光，當有光照時金毛邊緣就會發出一圈幽幽的黑光。

我試圖和它對話，想問它是誰、為什麼會捲著我在飛等等，這些念頭剛起，就感覺自己被「呼」地一下轉移到了那對巨大的翅膀上方。陽光下，一顆碩大的金色頭顱泛著黑綠色的光芒，感覺瓷實而有力量。就在這顆頭顱轉向我的剎那，我看到了一張眼大如鈴、金鬚塌鼻、奇怪無比的面孔。



圖 0-1

它衝我醜陋一笑，雙目中射出奪人的綠光。它的嘴並未張開，但我似乎看到它金色的牙齒以及唇間溢出金色的光韻，就像熾熱火紅的岩漿在即將凝固的浮灰縫裡時隱時現。

它沒有說話，一隻發著黑色光芒的金毛手，握著一個略略大一點的發著金光的「杵」，你可以想像就是在寺院的壁畫中常見的那種「金剛杵」的樣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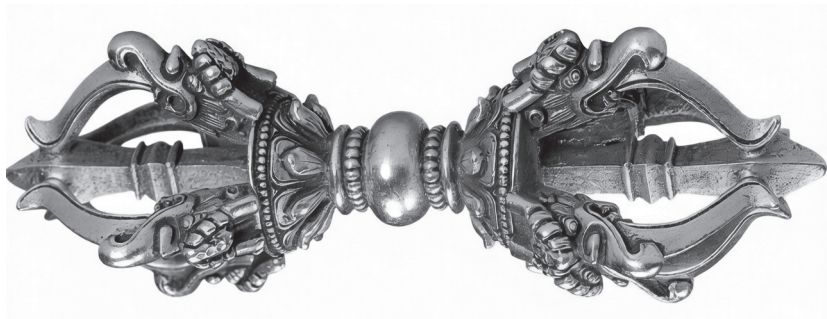


圖 0-2

它指了一下前方，順著示意的方位望過去，驀然呈現出一幅超級巨幅畫卷：一座巨大的金色山體向左右兩邊延伸，沒有邊際，望不到頭；山體之上，一排整齊劃一、形似魚頭的金色山峰橫互視野，密密麻麻約有上百個「魚頭」；在這道金色山體後面，有一道更高的金山……這金山後面，隱隱約約竟然還有更高的金山！就這樣層層疊疊，無有涯際地鑲嵌在烏藍色的背景中，無比震撼，攝人心魄。

「金毛蝙蝠」飛行的速度很快，我通過瞬間變化的背景完全可以得出這個結論。眼之所及，整個背景都在快速旋轉，足見其快。就在目不暇接、驚詫不已的瞬間，我們已經距離這些金色「魚頭」更近了，立體感和現場感也越強烈。遠處的「魚頭」漸漸消失在視野，而就近的「魚頭」則越來越巍峨，直到整個視野全部被一座「魚頭」佔據。

來自這座金色的「魚頭」的壓迫感也越來越強烈。

我的天！這到底是什麼東西？竟然有如此巨大的體量？！

但是，在我自以為已經到達「魚頭」的時候，其實距離它還很遠。它的巨大已經超越了我所有的詞彙。

又向前飛行了一會，「金毛蝙蝠」變換了方向，開始斜向上飛。「魚頭」表面的顏色，逐漸由純一色的金色，變為可分辨的紅、黃、紫、綠摻雜分佈。就像我們衛星地圖上看到的城市。

這是什麼地方呢？

再近一點，是城市！果然是城市！

這座位於「魚頭」頂部的城市，修建得中規中矩、整齊劃一，總的輪廓看不到邊，但是它的核心部分是一個正方形，金城圍繞，層層疊疊，像極了電腦裡面的線路板。最大的正方形城牆，有四個大門，方形的甕城同樣是散發著金色的氣靄。

漸漸的靠近了，最近的甕城有七個大門，兩側各一門，正面為五門。這甕城大得不可思議！當我們距離更近一些的時候，看到甕城各個門的內外車水馬龍，繁華又有序。

就在我凝神觀望金色甕城內外風景之際，耳邊一聲清脆悅耳的金屬聲傳來，順著聲音的方向，我的天！前方空中，許多手持各種古怪武器、古怪樂器的，身體和衣服均呈半透明狀的巨型奇怪生物，它們形態多樣、神情怪異。但它們似乎沒有惡意，都在認真地注視著「金毛蝙蝠」手中的杵和我們。「金毛蝙蝠」的大手又微微動了一下，剛才那個悅耳的金屬聲再次穿透空際——原來是它手中那杵環碰撞的聲音。

杵環發出的聲音似乎就是某種通行資訊或者證件，只見這群奇怪的生物們迅速地分成兩列，由近到遠逐漸變低，給我們讓出一條寬大的空中通道來。我倆順著這條通道向下，朝金色耀眼的甕城飛去。

地面上有一行行形色各異、說不上名字的樹，樹行之間是水池，水池裡似乎浮游著鵝、鴨等，也有很大的船；水池邊上是銀色的護欄，護欄外有很多手持兵器的哨兵一樣的古怪生物；哨兵背後是一排排五顏六色的花階，花階之內是金色、銀色相間的地面。

在甕城正中大門前，站了兩排金色晃煜、威武莊嚴的儀仗軍士，軍士所夾的正中，是一座金質銀飾、鑲滿各色珠寶的大座——類似羅漢床的樣子的座椅。金座上，匍匐著一頭金色的大獅子，身上掛滿了各種各樣的寶珠飾品，熠熠生輝。金座四面圍欄柱上面，各站立了一個與「金毛蝙蝠」一樣的生物，模樣相似，形態各異，共有十餘個。而金獅的背上，又有一金座，體量要比獅子身下的金座小九成，但是金色光芒更盛。

小金座上端然坐著一個金色耀眼、似有還無、清秀無比，身著金甲的男子，如同我們看到古裝劇中身著金色鎧甲的少年將軍。他面容英武挺拔，色澤和潤，自帶光暈，極具磁力，遠遠勝出我們戲曲中的將軍形象。他身上所具備的威嚴感和親和感，是透過觀察者自身的心靈折射出來的，讓人回味無窮，目不忍捨。

這時，有一個空蕩蕩的聲音不知從空中什麼地方傳來：「稟報大仙，北天哪吒俱伐羅大將座下使者疾勝，提攝南洲支那國善男子宗慧覲見！」

只見那隻巨大的金獅一聲低吼，猶如雷聲帶著超重低音的金屬質感，仿佛能貫穿人的身體，不用耳朵都能感受得清清楚楚。伴隨著低吼，金獅微微挪動，站了起來，通身的金毛散發出一圈比一圈更為耀眼的光芒。與此同時，十餘個與「金毛蝙蝠」一樣的生物隨之快速飛身而起，盤旋在金色將軍背後的上空，列成一個「卍」字型的陣勢。

「善來！賢者宗慧！」一種非常悅耳的聲音從四面傳來。

原來是金色將軍在對我說話！

「宗慧」是我在上虞寺院的法名，而後來的藏文法名「桑吉益西」的意思其實也就是「宗慧」或者「覺慧」「佛慧」，意思都差不多。

我一時有點不知所措。

他又微笑著說：「賢善勿疑！吾乃南方毗留勒叉天王之子，因陀囉善救是也。今為南閻浮提人民教化一事，於此尼民達羅山頂行宮金城之外，候見於汝。賢首可知所為何事耶？」

「我實不知。」我竟然毫不猶豫地回答。但此時很是詫異，我連自己的身體都找不到，我的聲音又是從哪裡發出來的呢？

哦，我竟然聽到了自己的聲音，沒有身體怎麼會發出聲音呢？

很奇怪……這位金色將軍名叫「因陀囉善救」（因陀囉，是梵文音譯，意思是「帝」，天王的每一個兒子名字裡面都有個「帝」，「因陀囉善救」就是「帝善救」）！他意味深長地微笑著看著我，然後說：「汝自然不知，汝若知者，便無如是七返也。今汝南洲諸國人民，知見顛倒，邪

說紛生，以致眾生鬥諍堅固，惡業增盛。此雖非汝一人之咎，但與汝七世前之所為，及累世所發誓願干係甚大！其中因由，汝稍後即知。」

「疾勝天使！」

「末卒在！」

原來帶我同飛的「金毛蝙蝠」名叫疾勝，還是個天使！為什麼這天使和我想像中的完全不一樣呢？

一路上它一直不說話，只會衝著我醜醜地笑，我還以為它本來就不會說話呢。

善救天將軍還是微微笑著，說道：「吾之攝神寶杵可在？」

疾勝回答道：「寶杵在末卒手中」，說畢它晃了晃手中的金杵，發出一串如玉環相觸般悅耳的聲音。

善救道：「吾賜此杵與爾，方過八天；則人間之歲，已有四百餘載。爾今持此寶杵，隨宜擇時，攝取宗慧之神識六根，遍遊此天下，並南閻浮提，先觀日月之行跡，世界之形制；再詣須彌山北，於蔓持天第七地之欲愛天，詣其鏡水林中，續觀彼之因緣。彼樹神驗，汝已知之。然宗慧因隔蘊之迷，早已忘失，汝可善巧令其憶解往昔願行，以固其志也。」

「賢者宗慧」，將軍又對我說話了：「汝隨疾勝天使前往，凡有所疑，皆可向疾勝詢問，彼當全力對答，無有隱欺。汝有欲問者，隨時問之。待汝等遊觀鏡樹之後，再往南由乾陀山行宮見我。」

言畢一笑，金座、金獅和善救將軍已欸然不見！

## 空行夜叉疾勝

疾勝醜醜地對我笑了一下，說道：「雖然已多次帶你來天上，但未經善救天將軍許可，我是不能擅自和你說話的，現在好了，他把你交給我，你有什麼問題就隨意問吧。」

原來是這樣啊，說實話，心裡的問題太多了，從哪裡開始呢？

正自己檢索話題的時候，疾勝又說話了：「咱們邊飛邊說吧，我先帶你看看這個世界的宏觀形象。」

只覺「呼」地一聲，我倆早已拔地而起，地面上的城池迅速變小，「魚頭」也變小、變多、變成一線……

我問它：「我現在知道了你叫疾勝，但是不明白你為什麼能飛得這麼快？為什麼會帶著我飛？你說多次帶我來是什麼意思？你是什麼身份？這個天將軍又是怎麼回事？他為什麼會讓你帶我來？到底為什麼事啊？」

它說：「咱們慢慢聊吧，你有充足的時間和機會問我。我是空行夜叉，聽說過空行夜叉嗎？」

我說：「夜叉，我瞭解一點，是一種大力鬼神，對吧？難道你是鬼？」因為它醜，所以我內心還是有點輕蔑的意思。

「是的，人類稱呼我們為大力鬼。在夜叉當中，有終生作惡的，比如吃人吃眾生；也有終身保護人天的，就是我們這一類，因為福報比較大的緣故，而歸屬於天龍八部。從居住地區分，夜叉主要有兩種，一種是地行夜叉，它們是依於地面生活的；另一種就是我這種的，依於空中飛行的，空行夜叉。夜叉還有一個名字，叫捷疾鬼，你那麼聰明，光聽名字就知道，夜叉的主要特點是行動迅捷。」它說道。

我說：「我感覺你飛起來比人間的火箭還要快，是不是？」

它衝我又醜醜地一笑，說：「何止啊！你們的運載火箭理論上最快每秒也不超過 12 公里，而我，1 秒平均能飛 120 公里左右，我能達到多快呢，比如說，你們人間有四個大力弓箭手，每人執一把強弓，他們四個背靠背，向東南西北四個方向同時射箭，嗖，他們射出的一剎那，我能在箭射出 100 米的範圍內，從四個方向把四支射出的箭全部抓回來。在 1 公里的範圍裡，我能把朝四個方向射出去的子彈也輕鬆地抓回來……嗯，你注意看，我們現在飛到將近離地面 30 萬公里的高度了，你向上看……」

我一邊思索玩味疾勝的速度，一邊按它示意的方位看，只見空中密密麻麻分佈著大大小小的各種發著紫色光芒的發光體，猶如漆黑的夜晚大禮

堂穹頂上佈滿了大大小小的紫光燈，非常壯觀。

「這是什麼？」我問它。

疾勝說：「這些東西就是你在地面晚上看到的星星，你一直在奇怪它們的顏色和你在地面上見到的不太一樣吧？我告訴你，這些星星發出的光都非常強，大多數頻率都在紫外線以上，你們地面上看到的是被電離層和大氣層衰減後的光線。而且，你要知道，你現在的視覺和聽覺都是受到攝神杵加持的，所以你現在的視覺和聽覺遠遠超出你的同類——用人間時髦的話講，就是你視覺和聽覺的感知頻率範圍遠遠擴大了，當然，暫時比我還是要差一點。」

我問道：「那為什麼之前沒有看到？而在這個高度才看見呢？」

它說：「我一直都能看到啊！你的眼睛目前還沒有適應過來，還處於人眼的習慣當中，等你慢慢適應了，不但遠遠就能看見所有的星星，還能看見太陽、月亮，甚至還有須彌山、七金山、香水海、大鹹海，當然也包括你的國土所在地——南閻浮提。」

它這一說，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跳出來了：「一直想問你，我為什麼能看、能聽、能說，卻沒有身體呢？」

疾勝揮了揮手中的杵，朗朗作響，然後說：「看到這個寶杵了吧？它叫『攝神杵』，是北方毗留勒叉天王的寶物之一，天王將此寶賜予了善救將軍，善救將軍 8 天前又把它賜給了我——哦，我說的 8 天，是天上的 8 天，相當於人間 400 年。持此寶杵，可隨意攝取地居天人以下眾生的感官功能和意識。因為你是人，每天要定時作息，而且身邊有眷屬，所以呢，我只能在你睡眠的時候，把你的感官功能和意識攝取出來，而你的肉身則留在人間，這樣一來，只要你沒有醒過來，你的眷屬根本不知道你早已在天上漫遊了。」

我問道：「地居天人？是佛經裡講的那種嗎？」

它說：「是的。你知道的，天有很多層級，聽說有二十幾層吧，但以我的能力，能看到的只有兩級，這兩級當中的天人，都是依山、依地而居

的，也就是他們都生活在地面上，所以叫『地居天人』。再往上的話，那些天人都生活在空中，我的能力到不了那裡，也看不見具體的形象，只能看見炫目的光——而你們人間，卻把更高級的天界，叫做什麼星系、星雲，都是井底看天，亂講。」

「哦，是這樣啊，」對於天人的情況，我知道一些，雖然相信，但沒想到此時竟然會直接見到了！我又問它，「那你這個攝神寶杵把我的感官系統和意識都抓來了，那到了天亮該起床的時候，我怎麼回去啊？大家要是發現叫不醒我，會很奇怪的。」

疾勝說：「這個不用擔心，這就是如意寶杵的神奇之處了：我用寶杵招攝你的時候，是要帶著寶杵到你熟睡的肉身旁邊，施加咒語，才能招攝到你的感官和意識。就是說，我必須到你的住處去才能招攝到你。但是要送你回去的時候，卻非常簡單，只要念一下咒語，你的意識和感官功能，瞬間從這裡消失，回到你的肉身！而且更為神奇的是，萬一你的眷屬或者道友在不知情的時候，有意無意用手推你的身體或者喊你的名字，你的意識和感官功能就會瞬間回到身體。」

疾勝看了我一眼，接著說道：「但是，如果寶杵在善救將軍手中，威力就大不一樣了。他老人家（我不明白明明善救將軍看上去如此年輕，疾勝卻為什麼稱他為「老人家」）在一日一月運行的這個小宇宙內，不用移動身體，就可以召攝任何一個人類到他的面前！是的，他能夠連同你的身體都招攝過來，而且同時還能保護你的身體不會受射線傷害。而依靠我的福德，即使用咒語也只能啟用神杵的一部分功能。」

我問：「那個金色的天將軍，是哪尊天王的兒子來著？你和他又是什麼關係？他招我來做什麼呢？我連身體都沒帶來，能為他做什麼事呢？」

疾勝回答道：「關於天將軍叫你來的目的，先不告訴你，待這幾天遊覽任務完成後，你自然就會知道。我先給你講講天王和天子吧，咱們這個世界裡，圍繞須彌山而居的地居天有兩個層級，依七重金山和須彌山腰而居的叫四天王天，在須彌山頂居住的叫三十三天。為什麼叫四天王天呢？

因為這個巨大無比的須彌山，它有四個面，東、南、西、北，每個方向延伸到周圍的鐵圍山就各有一個 90° 的扇形面，這一個扇形面當中的所有金山、大海、眾生，都由一個天王在負責管理和教化，而這四個天王又歸三十三天的天主管理。」

我插嘴道：「原來天上和人間差不多啊，也有好多好多的官在管事對吧？」

它說：「是的。這四個天王各管轄一個方位，可是天下這麼大，事情又那麼多，他們是如何管理的呢？」

疾勝繼續說道：「我告訴你，這四大天王除了有臣子、天將外，每個天王各有九十一個兒子，個個神勇無比、聰慧絕倫！這些天子的名字裡面都有個『帝』字，他們承擔各種重要職務，絕大多數都是武職，主要負責帶領天將和龍族、夜叉等天龍八部防禦阿修羅來犯。北方天王名叫毗沙門，非常富有，珍寶無限，他的眾多兒子裡面，有一個在你們人間很有名氣，你猜他是誰？」

我想了想，沒有眉目，就說：「這個我哪知道啊！」

它說：「毗沙門天王第三子，名叫哪吒俱伐羅，或者叫因陀囉哪吒，你不會不知道吧？」

我驚奇地道：「是那個三頭六臂、腳踩風火輪的哪吒嗎？」

它說：「是的，但是你們人間小說家東拼西湊的哪吒，和實際上的哪吒天將軍豈能相比！剛才你見到善救天將軍了對吧？哪吒天將也是這個樣子，但是你根本沒機會見到他的神通變化，他們何止三頭六臂！又何止腳踩風火輪！他們座下金獅和金座可以做到來無蹤去無影，比我的速度還要快很多。他們在和阿修羅打仗的時候，會變化出和自身一模一樣的成千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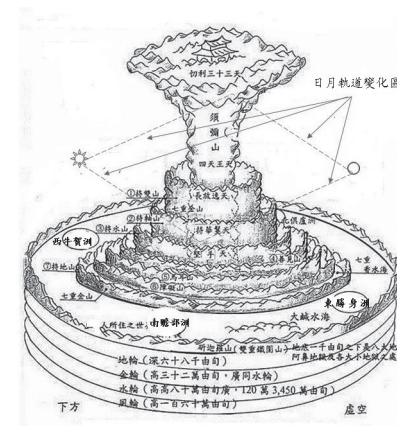


圖 0-3

萬個天將軍來，每一個天將軍又有一模一樣的金獅、金座和武器，每一個化身都具有和真身同樣的威力！」

它說：「像我這樣的夜叉，不管是地行夜叉，還是空行夜叉，全部歸北方毗沙門天王的九十一個兒子所轄，而我疾勝，就是受哪吒大仙差遣，專門跟隨南方毗留勒叉天王之子善救辦理人間教化事務。」

我問：「善救將軍說話的方式，為什麼總是有點我們人間文言文的味道？」

疾勝道：「哦，這個的確是他和你我不不同的地方，普通天人說話都是聖人語氣，何況天將軍！他們說話，軟言慰諭，句句表義，不粗不澀，不重不漏，不像人世間說話，有唉聲歎氣的，有粗聲大噪的，有抱怨不滿的，有結巴斷義的……你是比丘，應該知道十惡業中的口業有四：妄語、兩舌、惡口、綺語，天界的人一出生就沒有這些毛病。你現在回頭，看能看到什麼？」

我按它的示意回頭一望，只見在和我們差不多高度的空中，一個藍色水晶一樣的龐然大物在快速飛行！它發出的是比星星們更為炫目的幽紫色，幽紫色裡面若幻若無地有一個巨大的立方體在變換銀光，攝人心魄。

「好壯觀啊，這是什麼？」我問它。

它說：「這是月宮，也就是你們人間所說的月亮。」

我說：「它是在飛的啊，而且飛得很快，不是說月亮運行得很慢嗎？我記得是每秒鐘 1 公里多一點吧？但現在看來它還挺快的……哎，不對！讓我想想，咱倆是從下面往上飛的，那月亮應該是從右向左才對，怎麼會快速地從左向右呢？你不會認錯了吧？」

疾勝笑了笑，說：「很好很好，你在用你的既有觀念來質疑當下所見事實，你又開始發現問題了！很好很好！」

它向我們左下方的方位指了一下，說：「你現在回頭看，有一個藍色的小點點，看見沒有？」

我順著它指的方向望了過去，果然有一個藍色的小水珠一樣的東西，

我馬上意識到這是什麼，「是地球！是地球吧？」我興奮地說道。

它說：「你說對了一半，這是南閻浮提大地，就是你來的地方。它根本就不是球。等這幾天寶杵給你加持的天眼適應了以後，你就可以不用借助可見光就能看到南閻浮提的全域了，它是一片平面的大地，凸起在廣闊的大鹹海上。現在這個時間，你的國家還是夜間，你看到的部分，是你們稱之為美洲、太平洋的區域。你看仔細了：月亮相對於我倆是向左還是向右？」

我說：「看到的是向右。」

它又問：「月亮相對於南閻浮提來說是向左還是向右？」

我說：「相對於……當然是從左向右啊。」

疾勝又問：「那你們南閻浮提所有的國家，所有教給學生的書本裡，月亮相對於地球是向左還是向右呢？」

我說：「這個嘛……好像是月亮相對於地球是由西向東，那對地球來說就是從右向左了，是從右向左……這不相反了嗎？為什麼會有這種情況呢？」

只見疾勝大笑起來，夜叉笑起來可真奇特。它說：「也只有你這樣的人類，才會整出一個日心說來，才會整出來一個月亮反著轉的說法，你搞錯啦！好啦，你們國家天快亮了，我施咒送你回去吧，近期我會擇時去接你，但需要避開上下弦、十四、十五和月末兩天，這 6 天是不能去接你的，因為……因為我要在天王和天將軍巡行天下的時候率眾執事。」

只見它舉起寶杵到眉頭，念念有詞說了幾個字……

## 上虞諮師

我睜開眼睛，動一動手，果然身體還在。剛剛和疾勝一起發生的事，說過的話，歷歷如在目前。這種大場面的切換對此時的我來說，既驚奇，又真實，根本不須有任何懷疑，因為它本身就是剛剛發生的事，不是夢！

強調一下，我不是在講夢境，而是在描述真實發生的親身經歷。

我試著起床，這才發現我渾身通暢舒適，精力充沛更是過於常日。這些年出家的日子，規律的作息，平靜的心態，恬淡的飲食，讓我的身體、記憶力等各方面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而我被疾勝帶著飛了一大圈後，不但沒有任何勞累的感覺，反而明顯覺得自己又被重生了一般，整個身心有一種難以名狀的緊湊感、力量感和充實感（後來疾勝告訴我，被帝善救凝視，會增益人的精氣，身體會非常健康，常年無病）。

這是 2009 年 7 月初，上虞已經非常熱了。各地寺院在這個時期正處於結夏安居（指漢地僧人依照佛的規定，每年農曆四月十五至七月十五這 3 個月當中安居寺內，不外出專心辦道）時期，包括上師在內的所有僧人，除了正常的早課，其餘時間都在各自的寮房學習或者靜坐，所以非常安靜，很少有人會到寮房打擾別人。

所以，我被攝神杵帶到天上轉了將近 12 個小時，根本沒人知道。但是，這事我必須向師父稟報。

師父年紀大了，威望又高，所以平時大家自覺地做到無必要、不打擾。

我給侍者師發了條手機短信，表示想去見一下師父，侍者師很快回覆說，「師父剛剛同市上負責安全隱患排查工作的同志見完面，正要坐下看經，一聽你要見，就像在等你的樣子，讓你現在就過來。」

師父的客廳任何時候都瀰漫著淡淡的檀香，讓來訪者感覺非常舒適。見到師父，他邊示意我坐，邊說：「我們出家人，雖然荷擔的是如來聖教，承當的是眾生解脫大業，但眼前的俗事也要隨緣做好，世間該盡的本分，也要隨力做好。剛才市上來了幾個同志，說半個月後，國務院安全生產『百日督查』就要來上虞了，我們這座寺院平時人員集中的情況較多，所以也是他們關注的重點場所之一。這事他們本來找當家師父就可以了，但心裡沒底，非要找我說。我這個講經、搞教育的和尚，有了點虛名，公家的同志也喜歡找我說，那就說吧，這事得做好，對社會、對寺院都好……

你有什麼事啊？」

我把昨天晚上「飛天」的事詳細地向他彙報了一下，師父安靜地聽完我的陳述後，對我說道：「早就聽說天王管理人間教化的事業非常廣大，但沒想到竟然和咱們寺院有如此直接的緣分。如此看來，這裡面一定與我們人間的某件大事有關。嗯，那個疾勝，它手裡拿了幾個杵？」

我仔細想了想，回答道：「一個，就一個，我專門看了。」

師父沉思了一會，說道：「一定是兩個杵，天王的攝神杵應該是一對，不是一個。」師父看著我，又道：「你知道為什麼是兩個？」

我愕然不知，搖搖頭。

師父說：「地居天以下屬於欲界，一切欲界眾生皆以陰陽成其性命，而攝神杵的功能是攝取欲界眾生的六根，因男女之間習氣、頻率差異很大，所以它應該是有雌雄兩件寶杵，一個攝取男眾，另一個攝取女眾。而那些非男、非女或者二根的人，因為有特殊的惡業在身，所以寶杵不攝。而且有一點你要明白，能被天王的寶物攝神的人，必定要有相當的善根和福報。」

師父的話，讓我感到緊張而欣慰：「哦，是這樣啊，等我下次見到疾勝後問它。可是師父，這個寶杵怎麼會攝取我的感官功能和意識呢？教理上能說得通嗎？科學上能講得通嗎？」

師父點點頭，說：「問得好！關於教理上講，從《俱舍論》到《楞嚴經》等經典，雖然未見直接描寫，但從理上已經明確可知，是沒有任何問題的，類似這樣功能的寶物，天帝和天人手裡還有很多，功能更強大、更殊特的也有很多。」

師父站起來，拄著杖緩緩地在地上走動，說：「從世間科學上講，以眼睛為例，眼睛看到物體，它的第一步，就是要把所觀察的物件所發出的電磁波捕捉到，你注意聽啊，認真隨觀，好好思考一下！而要捕捉到對象的電磁波，就要對焦！因為任何一個物件，用距離和二維方向，這一共三個量就可以完全確定。比如你看窗外樹上那隻麻雀。」他指了指窗外。

「這隻麻雀相對於你的位置，建立一個三維坐標系就完全可以確定了，對不對？」

我點點頭。

師父接著說：「而眼睛的晶狀體，也就是這個可變焦的凸透鏡，通過調整變焦，會在視網膜上形成唯一的一個清晰的麻雀像，對不對？」

師父所講的這些，是物理系學生都熟知的內容，也是全世界學界明確無誤的常識，我自己雖然是文科生，但也有所涉獵，略知一二，於是我點點頭。

他說：「凸透鏡或者晶狀體在這裡的作用是什麼呢？就是把麻雀發出的電磁波，從當前空間中四面八方所有的電磁波群當中給剝離出來，在視網膜上呈現它的一個鏡像。」

師父的語言總是那麼明瞭簡潔，我一下聽得明明白白。

他繼續說道：「也就是說，只要能把某個物體發出的電磁波從當前空間裡繁雜無比、數量龐大的電磁波群中給剝離出來，建立一個類似『鏡像』的東西，就可以對該物體進行觀察，對不對？」

師父這麼一說，我一下恍然大悟！我站起來，走上前去扶住師父的左小臂，說：「師父我明白了！您看是不是這樣：疾勝帶著我飛，雖然我沒有眼睛，但是我還能看見外物，是因為寶杵，這個寶杵具有一個類似於可以隨意『變焦』的功能，根據主人的意願去選擇觀察某個物體，並在其內部自行取像？」

師父看著我，說道：「大概就是這樣，不過它可能更複雜、更奇特、更精巧，也更有意思。只要有電磁波的地方，就必然可以建立這個波源的鏡像！而利用凸透鏡調焦進行取像，只是建立鏡像的最常見的方式。也可以這樣說：凸透鏡與視網膜配合起來，就是一個簡單的波源鏡像捕獲器。」

師父繼續講：「反過來思維，只要有電磁波或者光存在的地方，就必然有光源的鏡像存在！至於用什麼方式把這個鏡像捕獲下來，就是各種眾生、各據業報、各顯其能了。」

我有點迷惑地問：「師父您的意思是？」

師父接著道：「那些修得禪定的人，能夠大幅拓展和提升自己的六根能力，比如，他們可以把自己的觸覺系統，拓展為聽覺、視覺以及味覺等功能系統，就是經典上講的六根互用！修成的人，腋下可看書認字，腳趾頭能聽聲音，頭髮能聞味道等等這些小神通……就拿視覺來講，他們身上的每一塊皮膚，都可以成為光源的鏡像捕獲器。這樣的人，即使坐在山洞裡，只要有微弱的光透進去，他都能利用這些光，從這些光裡面分離出各個光源的鏡像……」

「也就是說，他相當於修成了天眼？」我插嘴問道。

「對，天人的天眼，包括那個疾勝天使，也是這個道理。他們的身體要比我們精微得多，他們的眼睛，主要作用其實是用來莊嚴相貌的，具有天眼的人，可以四面八方隨意取像、遠近通塞隨意觀察。你明白了嗎？」

我回答道：「也就是說，從科學上、理論上講，只要有合適的手段，即使沒有凸透鏡、沒有肉眼，也是可以對任何光波進行『切片』取像的，那就是說，天王的攝神杵完全有可能實現眼睛的功能，而至於如何把它與我的意識連接起來，則是另外一個問題，是不是這樣呢師父？」

師父道：「是這樣，眾生的業力之大、之巧，真是不可思議！」

我問道：「可是師父，我的視覺被神杵攝取的道理，我搞明白了，那我的聽覺和意識，您能不能再講講呢？」

師父說：「說到聽覺，就繞不開『聲音』，有耳根、有聲音，才能完成『聽』這件事。而聲音是什麼呢？這一點上，科學界與佛所講的就比較接近，聲音或者叫聲塵，本質上是什麼呢？佛法上講是動靜二相！而科學上叫做振動，那就是同一回事了。物體『動』就會產生所謂的聲音，物體『靜』就沒有聲音。在我們人間，物體動的時候，會引發空氣等介質的振動，這種振動傳到耳朵，被識別了就叫做『聽到了』。那麼在太空，雖然沒有空氣，但是等離子體以及金、石、木、水等類似這些介質，是普遍存在的，所以說，在天上或者太空中，能夠傳遞動靜二相的介質是無處不在

的，只是需要更為精密的耳根構造去捕獲和識別它而已！寶杵就具有這個功能。」

「而你的意識，是通過密咒載入到了疾勝的意根上，也就是你倆共用一個意識體。你的視覺、聽覺則是通過寶杵與疾勝的觸覺相連，實現判斷和思維。打個比方吧：你和疾勝的五蘊（注：五蘊，佛教名詞，簡而言之就是人的所有言、行和思想的集合體）各是各的，互不相干，你的五蘊好比是油，疾勝的五蘊好比是水，而疾勝的意識體——就是意根，就好比是自來水的水管。現在把你的意識載入到疾勝的意識體上，就相當於把油也混到自來水管裡傳輸，傳到了各自的終端，然後你放一個盆、或者一個桶把它們收集起來，那當然油和油在一起，水和水在一起，對不對？」

我說：「是這樣，它們自然會分得清清楚楚。」

師父道：「那你說，在管道裡流動的過程中，水會不會知道身邊有油？油會不會知道身邊有水？」

我思索了一下，道：「不會！」

師父道：「所以，儘管你倆共用一個意識體，但你們的感官系統還是各是各的，意識也還是各是各的，你想的事它不知道，它想的事你不知道。但是……」

師父認真地看著我，說道：「在沒有見道證聖之前，一切都是因果，都是緣起之法。你和善救天將、疾勝之間的因緣，我可以觀察一下，但可以明確的是，疾勝可能會很快再來召攝你，我看最近吧，乾脆就今天，我給當家和尚說一聲，讓他給你安排一次閉關，1 個月左右吧，這樣你就可以安心跟隨天使辦差，也不會驚動別人。」

師父所說的「觀察」，是我們教內弟子才懂的語言，他指的是對這件事的前因後果，要麼通過「入定」用天眼去看，要麼用占卜的方式去瞭解，以便儘可能地把事情走向調控到最有利的方向。這些方法對外人是不會用的，因為世間不懂的人會產生迷信，要麼利用它顯異惑眾、危害社會，要麼歪曲和誹謗佛法。

晚上天快黑的時候，師父又把我叫了過去，對我說：「我觀察了一下，這件事與你有重大緣分，而且有利於推動正法的弘揚，對國家、對眾生都有好處，所以你就隨緣去做吧。」

## 飛山越海

7 月 2 日深夜，疾勝在我入睡後持杵而來，我們很快就進入天際。

我問它：「你難道不能在我醒著的時候來攝我嗎？」

它說：「可以倒是可以，但是呢，你在醒著的時候，你的肉眼是看不到我的，你的耳朵也聽不見我說話，如果我攝走了你的眼、耳和意識，那你的身體怎麼處理呢？會出現狀況的。只有在你睡著以後，才是最方便、最安全的。」

我說：「這次咱們一起待的時間可以長一些，因為師父給我准了 1 個月的閉關，三五天不回來，送飯送水的人是不會發現的，你說呢？」

疾勝說：「寶杵中存有你的頻率，所以你和師父的對話我當時就知道，我們空行夜叉也有天耳呀！咱們這次飛 3 天吧，7 月 3 日到 5 日這 3 天，到了 6 日天子巡行，我要率眾執事，不能和你在一起。現在咱直接去鏡水林吧。」

我問道：「鏡水林？是天將軍說的那個地方嗎？鏡水林是幹什麼的？有多遠？」

疾勝說：「你我近期只要在一起，都是在執行善救將軍的命令，都和他的安排有關。至於鏡水林是幹什麼的，你去了就知道了。」

它繼續自問自答地說道：「鏡水林在哪裡呢？它在須彌山腰的北側，高於海面大約 20 萬公里左右，有一層天人居住的地方，叫做欲愛天。那裡離你們上虞直線距離大概有 246 萬公里左右，以我的飛行速度，算上繞行須彌山，大約需要 8 個多小時才能到達。」

我又一次感歎它的飛行速度。

只聽疾勝接著說道：「隨著慢慢適應，你的眼、耳等功能會越來越強，會接近四天王天普通天人的水準，也就是說會略略超過我。所以沿途七重金山、七重香水海你都能看到。我儘可能飛得低一些……」

「哎呀，只顧說話，忘記給你指閻浮大樹了，已經飛過了，下次再看吧。你注意了，再過一會，又會到達第七重金山尼民達羅山，就是上次善救天將軍見你的那座山。」

我問道：「這麼快就超過閻浮大樹了？咱們這不剛剛起身嗎？」

疾勝說：「我飛行的平均速度大約是每秒 120 公里，上虞距離閻浮大樹和南極點大概……大概用不到 3 分鐘吧。不過，你現在回頭試試看能不能看到閻浮提的全貌？」

我回頭向人類的「地球」望去，只見一片廣闊無垠的大地豁然出現在我的眼前，在大地之上，隱隱約約罩著一個有如膠體做成的半透明的蓋子，蓋子內部則是明暗參半、山海分明。再仔細一看，蓋子內部明亮的部分，不正是當前正處於白天的太平洋地區嗎？那我為什麼還能明明確確地看到正處於黑夜的亞、非、歐這些地方呢？

我問道：「奇怪，我為什麼能看到地球的背面呢？」

疾勝笑道：「地球！地球！你們就知道球。哪裡有什麼地球啊？！你現在被寶杵加持的天眼功能越來越強了，就能看到全域了。你看到的跟蛋清一樣籠罩在大地上方的半透明物質，是電離層，也就是等離子體。這些東西會讓可見光發生彎折而發散傳播，因此會造成地面被局部照亮，從而形成人類眼中的晝夜。但是，依然有頻率更高的波會從這些半透明物體直穿而過，而你的天眼則能捕捉到這一類波！所以，你就能夠看到整個大地的全貌。南閻浮提本來就是一片平面，哪裡有什麼球？人類視覺的局限性，造就了你們永遠不可能直觀地看到平面的大地。但是，通過一些事實，可以間接地知道大地並非球。」

它停了幾秒，接著說道：「你看到的地面上明亮的部分，也就是太陽照到的部分，是不是一個圓呢？」

我觀察了一下，回答道：「不是圓，是一個接近扇面形狀的區域。」

它說：「那你知道為什麼人類太空人在空中總是看到圓形嗎？因為等離子體的折射，造成在太空人的角度，總是被折射出一個圓形區域。這個道理和凸透鏡成像比較類似：無論你怎樣變換角度，什麼形狀的凸透鏡，就決定了給你提供什麼形狀的觀察區域，圓形凸透鏡提供圓形觀察區域，半圓凸透鏡提供半圓形觀察區域。而電離層能夠提供全方位的電磁波負折射，故地面亮區總是呈現圓形。」

我似懂非懂，對它說：「原來是這樣啊！這樣一來，『地球說』不就是錯誤的了嗎？那『日心說』應該也不正確，是不是？而且，你是天龍八部的天將，為什麼會懂這麼多人間的科學道理呢？」

它說：「上次你都親眼看到月亮實際運行方向了，那你說日心說對與不對？『日心說』這個宇宙模型，是人類先猜想，然後想方設法拼湊各種說法去完善它，那就註定是牽一髮而動全身。現在你已經確定知道月亮的實際運行方向，與日心說剛好相反，那要修正這個問題的話，你想想難度得有多大？至於我為什麼會懂那麼多，多嗎？當然，與你們人類相比，我們夜叉神天生心思縝密，學習能力極強。而且我能根據你的知識體系和你交流。你們人間的認知，既少得可憐，還愚癡狂妄，有人竟然想用幾個公式把世界說清……你們一思考，夜叉就發笑。」

「哦，那有沒有比你速度更快的呢？」我問它。

疾勝道：「欲界天神中，比我速度快的多了去了。甚至有一些天神的宮殿，比如太陽、月亮，就比我快得多。有一些犯了錯的空行夜叉，會拼命逃跑，那時候，只有天神才抓得住它。太陽……大概每秒飛行 186 公里吧，月亮比它稍稍慢一點，但也要比我快很多。」

我問它：「你的身體為什麼會有如此快的速度呢？從人類的物理知識看，這是不太容易實現的啊。」

疾勝想了想，說：「人類坐井觀天，盲人摸象，哪裡會知道這些事。我儘量用你能明白的道理給你講吧：你現在能夠看得到我的身體外貌，是

因為寶杵加持的結果，但是你知道我的身體有多大嗎？」

我說：「當然，見到你的那一刻我好像被你的翅膀籠罩了。」

它說：「何止！因為你現在遠離了你的生活環境，所以失去參照了。其實我的身體體量要比你大 100 多倍不止！但是你知道我的體重是多少嗎？我的體重不到你的二十分之一！也就是 6 斤多吧。」

我吃驚地問道：「6 斤多？那你豈不是很虛弱？」

它笑了笑，說：「所以說眾生的業力不可思議！你想想，如果我是個弱小的夜叉，我怎麼可能直接受善救天將差遣呢？天將軍手下豈會安排無用之輩？我們這些從天龍夜叉上至天神超乎尋常的力量、速度以及變化能力，都是由過去的善業感應而來。我們的身體構造，要比人類精微得多、有力得多。而且，讓你不可思議的是，我在飛行的時候，我的消化系統不在我身上，甚至……甚至我都不需要時時帶著你們所謂的內臟。」

我有點莫名其妙，道：「難道你在這裡吃東西，卻讓幾萬公里之外的另一個物體負責消化？」

它笑笑道：「不是這樣！我平時的身體，只用堅固的外形寄託我的神識，我的消化系統等等這些功能系統，只會在我進行吃或者喝的時候，在需要它們的時候，會瞬間在體內形成。不知道你能否明白？我的意思是說，我的身體會根據我的意圖而發生力量、速度乃至於日常功能的變化。」

我還是沒有完全明白，於是問道：「那這和你的速度又有什麼關係呢？」

它說：「你能看到的我的身體，但是若置於其他普通人類面前，他們是根本看不到的，看不見！用你們人間一句時髦的話講，就是量子化，我的身體並非如你們人類以粗大的各類分子組成細胞，再由各類細胞形成功能器官。我們不是那樣，我的身體基本是量子化的，是天界的量子化。因為我們能夠定義和認識的事物，你們想都想不到！我們的身體構造很精微、很精細，如果遇到你們人類的山體、鋼鐵、水泥等你們認為很堅固的

東西，對我的身體來說，就像漁網和風的關係：風會很容易鑽過張開的漁網……我的身體也會很容易鑽過山體、水泥。但是，在需要展現剛性的時候，像我這樣的夜叉，力量又大到能抓起一座大山！這和我的速度有什麼關係呢？」

「你認真聽啊，你們人類的一切感官所能認識和利用的極限，是你們叫做電子的東西。你們所能製造出來的最高級的材料，也無非是在電子層面，為什麼呢？因為超出了電子層面，也就超出了你們的認知和操控極限！你們的感知系統完全依賴於電子而存在！而我的身體的結構，並非電子！電子對我的眼睛來說，是很粗大的東西，就像你們看籃球差不多。」

我還是很疑惑地看著它，它接著道：「我在快速飛行的時候，其實是在量子共振過程中快速複製自己！比如說我當前的身體在這裡，下 1 秒後，我現在的身體其實並沒有飛到 1 秒後的位置去，而是在 1 秒後的那個位置複製了一個我的身體，就像……就像你們人類的網路傳輸，從幾千公里外發送一份大型檔案只需幾秒鐘，從而免去了搬運原材料的麻煩。你們的這種傳輸方式，是基於一種通用、通行的網路通訊協定，而我的快速飛行，則是基於我的善業所感應到的業報神通，或者叫做神通自在區，是我的業力所造的『協議』。我一出生就自然具備這些，不需要經過任何學習或者訓練。」

我好像是聽得有點意思了，就問它：「你的意思是，你雖然飛行速度很快，但是你也只能在某個限定的區域？而且，你的身體並沒有固定的內臟、骨骼、筋脈，而是隨意變現的？」

它說：「你的兩個問題，首先，我的神通自在區只限定在須彌山腰以下，鐵圍山以內，大海以上這個區域，我也只能在這個區域自在飛行，我最高能飛到日、月上面。我的能力不是某個天王或者天神給我限定的，而是與生俱來的，業報就是如此；第二，我有基本的身體構造，但絕大多數功能和構造，是隨著我的意念而臨時產生的，用你們科學的話講，就是我的身體和功能都是基於我的業報神通而實現量子傳輸。你要是明白了我的

這些能力，你也就會明白那些天子、天將軍甚至於天王，他們的神通變化為什麼那麼厲害。」

我問道：「我覺得你的神識（神識，佛教術語，對應於世間通常所稱的『靈魂』）平時所緣的物件，就是你的自在飛行區，對吧？」

隨著它的眼睛一道光亮，周身黑色的光芒瞬間更熾，它說：「完全正確！我的神識始終攀緣的境界就是我的自在飛行區，但我的身體相比這個區域來說就小得多，這樣的話，我在這個區域內高速飛行，其本質就是我的神識在我的『協議區』隨意複製我的身體——量子傳輸！就是這麼回事！和天神不同的是，我每一個剎那所能複製的身體數量、速度，都要比他們低很多。而上界天神、天人，越往上，越厲害、越殊勝。」

「厲害到什麼程度呢？」疾勝似乎是自問自答：「你們人間搞科學的都知道，電磁波的傳播速度很快，而且你們認為它的速度是自然界最快的，沒有超過它的。但是，人類根本不敢想像，還有遠遠超越電磁波的速度存在！最快的快到什麼程度我雖然沒有親眼見過，但是我聽善救天將軍給我講過，位於須彌山頂的大仙帝釋天主，他有一個坐騎，是一頭六牙大象，這頭大象的神奇之處太多了，簡直說不完！就它的速度來說，在我們這個小宇宙裡，當阿修羅進犯天界的時候，這頭大象可以瞬間到任何地方抓住最厲害的阿修羅王！1秒鐘達到數百萬公里的速度，你可以想一想，有多恐怖！而且，這只是天上一隻畜生的能力，聽說那些大菩薩，可以在無數個世界之間瞬間往返。」

它見我在認真地聽，稍作停頓後，又說：「人類知道電磁波譜中有個規律，就是頻率越大，波長就越小；波長越大，頻率就越小。這種認知是基於你們的感官而產生的，只是就電磁波而言的，只說對了一部分。而眾生的業力，在更加微細的層面，既可以製造出頻率極高、同時波長極大的振盪，也可以製造出頻率極低、波長極小的振盪，你們認識到的電磁波譜，僅僅是人類感官所能感知的一點點世界的規律。更加微細是什麼意思呢？就是你們人類感官工作的基礎是生物電，所以離開了電子，人的感官

就失去作用了！而上界天和地獄道的眾生，他們的感官工作的基礎——就是那個承載信號的東西，要比電子小得多！這已經超越你們的認知和概念的極限了，沒法給你細說的。總之，上界天人可以獲得更大頻率和波長的振盪，地獄眾生則有極小頻率、極小波長的振盪，造成的後果，就是上界天的壽命極長而且速度極快，地獄眾生則是壽命極長但速度極慢。」

說著，它好像想起什麼了，「哎呀，你看看，我忘記你是比丘了，早知道就用佛法的道理給你講了，」它說道：「佛經不是常講嘛：眾生對『我』的執著越嚴重，造惡業的概率就越大，所緣的境界就越小，自在程度就越低；反之，越是『身見』輕微的眾生，越是『無我』的眾生，就越能造善業，所能緣到的境界就越大，自在程度也就越高，量子化水準就越高。一切都是業力變現，心為主使。」

我說：「我再發揮一下，你看我理解得對不對：越是執著自我的眾生，比如很低等的動物，它所能緣到的境界非常小，甚至有些動物，它連自己的身體都無法自主攀緣和控制，而人類，則能充分地攀緣自己的身體，超出身體之外的就無能為力了。到了你們，還有天人，能夠緣到的境界，除了自己的身體，還能擴展到一定範圍的虛空……身體，其實是束縛眾生的一個東西，是不是這樣？」

疾勝說：「是的，據我所知，你的理解是對的。」

這個懂了，於是我換個話題：「那個天將軍是不是經常到尼民達羅山呢？」

疾勝道：「怎麼會！天將軍都住在須彌山腰，四大天王也都在那裡。而且你可能不知道，就連上次你見到的善救天將軍，也只是他本人的一個化身，他的真身，我的眼睛都不敢直視，光芒極盛，天王、天將軍的真身，即使我們這些近侍夜叉也不是想見就能見的。」

「哦……」，驚異之餘，我突然想起一個問題：「疾勝天使，我還有個問題？」

它說：「天將軍都已經允許你隨意提問了。」

我說：「我師父說，你身上帶的攝神杵應該是一對，對不對呢？為什麼我只看見了一個？」

它說：「你師父他老人家豈會有錯，就是一對。他老人家，經常有天人去供養的，你們看不到而已。」

我說：「哦，原來是這樣。那另一個寶杵呢？」

疾勝一笑，說：「另一個就是你，你的眼、耳功能都在它上面，你當然看不見它。你能看見自己的眼睛嗎？這是同一個道理啊。」

我問：「那這兩個杵在外形上有什麼區別？」

疾勝說：「外形上幾乎一樣，只是攝取男子的杵，上面隱隱的有個梵文『空』字，攝取女子的杵，上面隱隱的有個梵文『有』字。」說著，隨著「呼」地一聲，我感覺它把我換了個位置，果然我是在它的另一隻手上。

沿途，疾勝依次給我講述哪是尼民達羅山，哪是第七重香水海，哪是毗那怛迦山……這一次，七重金山展示得更加清晰，而且後後相比前前，體量越來越大，大得不可思議！若非親見，普通人類對如此巨大的天體的存在是不可能相信的。

由於疾勝飛行速度非常快，所以我們必須始終與七重金山保持至少五、六千公里的距離。但是即使離得這麼遠，金山和香水海的體量還是給我帶來巨大的視覺衝擊。就拿最邊緣的尼民達羅山來說，其長度雖然最長，但厚度和高度都只是 7000 餘公里，其內側的香水海也是這麼寬，在空中，可以看到淡淡的一金一紫兩條橫貫在下方的彩帶佔據在我 120 度的視角裡，而向兩邊綿延出去的彩帶則更是望不到邊際。

在這一層香水海的前方，則又是寬、高分別為 14000 餘公里、兩頭亦望不到邊的、更加壯觀的毗那怛迦山（即第六重金山），它佔據了我所有的視角，除了它，前方更無物可見。

等到了毗那怛迦山上空的時候，則又看見與它同寬的第六重香水海……其後第五重山、海 28000 餘公里；第四重山、海 56000 餘公里；第三、第二、第一依次是約 112000 公里、224000 公里、448000 公里。

事實上，越到後面，我其實只能聽疾勝講，這是哪裡、那是哪裡，就算我現在有天眼，看全域也有困難！從到了第五重金山的時候，我就像飛在太平洋面的海鳥，根本看不到大洋的全貌，雖然知道那是金山，但我根本無法看到任何「山」的概念和形態。

等到了最後一重山，也就是圍繞須彌山最近的持雙山（又名由乾陀山）時，疾勝告訴我：「咱們現在到了持雙山的正上方，這個高度也是日月的高度。日宮比月宮的軌道大約高幾十公里，月軌稍稍低一點點。你試試能找到日月嗎？」

我開始在太空中找太陽和月亮，哦，不錯，在我正前方感覺比我低一點的方位，有一個深紫色的發光體，要比其他任何星體都大，在由左向右移動，這應該就是太陽了。那麼月亮在哪裡呢？現在是 2009 年 7 月 3 日，如果在上虞，就是凌晨不到 6 點鐘，太陽在我正前方，那月亮應該在我左後方，於是轉頭去尋找，果然，另一個放著玄紫色冷光的發光體在我左後方略低的方位，非常顯眼。我說：「我看見了，但是，今天是初十，按理我應該看到的是多半個月亮，為什麼我看到的卻是一個滿月呢？」

疾勝笑了笑，說：「你們人類總是通過可見光來觀察物體的，超出可見光的頻率範圍，你們就看不到了。可是月亮和太陽發出的振盪頻率，都遠遠不止於可見光！而你宗慧，現在有天眼了，你看到的是日、月各自發出的光芒，特別是月亮，人類只能通過它反射的太陽光去觀察，真是太可笑了，其實月亮自身一直都在發光，你現在看到的，是月亮自身發出的光，那當然是圓滿的。」

疾勝用另一隻手中的杵指著遠方，接著說道：「你們人類在地面上可以看到許許多多的星星，你現在看，星星在哪裡？是不是太空中隨處就有星星呢？」

我在空中仔細尋找，並沒有找到一顆星星，就問道：「這是怎麼回事？為什麼看不到星星呢？」

疾勝道：「其實也有很多的，但是因為角度的問題，這些星宮被背景

掩蓋了，咱們再往正上方飛一會，你再看看。」說完它就帶著我向上方飛。

飛了 5 分鐘左右，疾勝對我說：「我現在無法再往上飛了，現在你往下看，看看有沒有星星。」

我低頭一看，哇！視野之內，依託著持雙山（即由乾陀山）巨大的金色山體，竟然有許許多多、速度不一、大小不同、色澤各異的立方體在由左向右移動，我問：「這是什麼？」

疾勝道：「這就是你們所說的星星。它們只是側面和下面發光，背面不發光。剛才我們和它們的高度接近，背景是巨大的須彌山，而須彌山對著我們這一側的物質是天琉璃，它們發出的光會融入背景，所以你會看得不太明晰。現在，我們升高了以後，背景就變成了金山，它們的形象就顯出來了。」

疾勝指著那些星星，說：「每個星宮裡面都有天人居住，當然包括太陽和月亮也是一樣。你現在有天眼，如果到它們的面前，你是能看見這些天人的。等過幾天，你可能有機會登上月亮，到時你就會知道。」

「你看，我們的正前方就是須彌山，以我們處在持雙山上方的這個位置，根本無法看到它的全貌了，而且須彌山是透明的琉璃色，你我目前放眼能望到的天際，盡徹虛空，全部都是須彌山！它高出海平面的部分的長、寬、高都是 90 萬公里左右。現在，我們要轉向西，右繞須彌山腰，去北方的欲愛天。」

我問它：「你不是能穿越山體嗎？為什麼要繞？直接穿過去不就到了？」

疾勝說：「我能穿越你們那裡的土石之山、鋼鐵水泥，但穿不了天金、天琉璃，因為它的內部和我的身體一樣精微，對我來說，它也非常堅固。」

## 往世如夢

從持雙山右繞須彌山飛行不到半個小時，大背景的颜色就由深琉璃色

變為盡虛空的銀色。疾勝告訴我，須彌山西面是天銀所成，所以會是這樣。

「你們人間搞科學的，認為人類的科技很了不起，其實，連你們自己住的南閻浮提都還沒弄清楚呢，更別說八山八海了。如果你們人間的航天器偶然拍到了須彌山的西面的顏色，不知道又會產生出多少可笑的猜想呢。等我們返回的時候，你再看看須彌山東面，又是另一種顏色。」

我們繞巨大的須彌山體飛行了 2 個多小時左右，終於到達欲愛天上方。

據疾勝講，欲愛天，位於須彌山北側與須彌海交際處的陸地之上，這裡的天人，是上一生在人間生活的時候，看到親友之間互相使壞，互相誹謗，心懷怨結，這個人心懷善意，從中勸慰，互增好感，和合諍訟，讓親友之間又能和睦相處。這樣的人命終之後，就能以這一種善業，從人間投生到這個欲愛天。

欲愛天，光聽名字就知道這裡是非常享受、非常快樂的。在還沒有看到城池的時候，若有若無的歌聲、若斷若續的香味就已經入耳入鼻。雖然沒有明顯可供識別的音韻，也沒有任何可供判斷其類的氣味，但我的整個聽覺和嗅覺系統似乎被一種力量充分啟動，怎麼講呢？以我在人間生活數十年的經驗，是無法描述這種感覺的，是從未經歷過的一種感受。如果非要講的話，就好像你進入了自己最心儀的美景後，與這個美景完全相配的音樂恰如其時地奏響，身、心與境完全相融的那種快樂，讓你的每一個毛孔、每一個細胞都坦然、都通泰……

很快就接近城池了。天界的地盤，不是靠打鬥和爭奪確定歸屬，而是完全以眾生的業力而自然分類聚集。天人們的國界也不是他們的子女站崗守衛，而是由疾勝這樣的夜叉神以及天龍等守護。我們很容易就通過了主動迎上來盤問、檢查的夜叉的關卡，然後在一個龐大無比、放著五色玉石般光芒的城門落下。

放眼望去，從城樓到樹木，從道路到河水，從園林到溪澗，到處都是

金繩金陸、玉樹金沙，珍奇眾鳥，五光十色；又有各種美妙音聲從四面八方傳來，有天女吟唱聲、金玉輕觸聲、眾鳥雜和音等，人世間那些的9D、12D奢靡之音與之相比，皆成噪音；又有各種說不出的香味，以立體薰染的方式，似乎能穿透感官的分界，浸入全身……盡我蒼白的語言儲備，已不堪言表此時的驚喜與美妙！

進入城中，其景其勝，更是難以備述，就像餓極之人面前突然出現一桌美味佳餚，一時間不知道應該先碰哪一個了：河池流泉倒掛空中，人間的官鵝溝、張家界、九寨溝所有精華加起來，尚不及其萬一；水中蓮華，七寶所成，盛大鬱茂，觀之無厭；處處有天女圍繞，盛色美貌，香風搖動，蕩人心旌。天人們駕著形形色色的寶殿在虛空中自由飛行，往來於園觀，徜徉在河水，蓮華浴池，林樹映飾，各色寶船，往來嬉鬧……

疾勝道：「哎呀，忘記你是人身了！你最好不要去看、也不要嗅、也不要聽，咱們直奔鏡水林吧。你若再多關注天人的這些享受，恐怕會損及你出家這些年持戒功德的，特別是你要是被天女對視了，恐怕你會產生猛烈的貪欲。」

我趕快收攝心神，自己都覺得快入迷了，這還了得！我問它：「難道你不怕嗎？」

疾勝說：「你們人間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子，在獅子、老虎眼裡，也非常好看嗎？」

我說：「那怎麼會？！」

它又問：「那你看人間那些老虎、獅子，是不是有的長得好看，有的難看呢？」

我說：「不會呀，我看同類動物都長得差不多，哪裡有美醜好壞？」

它說：「我看這些天女，也是這樣，沒有什麼美醜。因為我們之間是兩類不同的眾生，業報完全不同，貪欲的對境也完全不同。我對天女沒有任何貪心，我，我只貪我這種形象的……母夜叉……有的母夜叉可是會吃人的啊。」我感覺它笑了一下。

很快就到鏡水林了。天上和人間有一個相似的地方，就是每一個好地方、妙觀園林等，並不是任誰都可以進去的，人間是以社會地位和財富作為門檻，而天上則取決於福德大小。鏡水林並沒有圍牆，但是一個高大巍峨的金色牌坊就是其界線，牌坊前立有兩個金色天神，各帶了數個夜叉，似乎在維持秩序。有一些想進入鏡水林的天人，會被守門天神擋回去。疾勝告訴我，這些被擋回去的天人福德已經嚴重不足了，也就是快要離開天界了——即將命終下墮。

金色牌坊上面正中用小篆寫了「鏡水林」三個深琉璃色大字。我很奇怪為什麼是小篆，而不是英語、日語什麼的，於是就問疾勝這是怎麼回事。

疾勝說：「天界的功德不可思議，這『鏡水林』三個字其實是用梵文書寫的，只要是天人，看到的都是梵文，而且天人之間對話都是梵語。但是你們人間有幸能看到的，包括你如果和天人對話，你看到、聽到的就是漢語……就是說，你的心會投射出你自己習慣了的概念和語言系統，所以呢，人道眾生如果命終之後能夠生天，那他一出生就能適應天上的文字和語言，根本用不著人教，也用不著學習。」

說著，我們便進入了鏡水林，疾勝手中的杵在地居天是暢通無阻的。鏡水林，林如其名，從鏡從水。只見這裡放眼望去全是一幢幢巨大的琉璃樹，高低不一、錯落有致地插在水中，樹幹筆直平整，宛如一面面鏡子。每一棵樹與樹之間，有白銀所成的交道，交道的扶欄，則是清一色的金繩。每一棵樹下，都各有一座碧玉所成的平台，平台上少則三三兩兩、多則數十個天人圍著在看。

我倆走近其中一樹，只聽有一個天人對另一個說：「大仙，我剛才在鏡中看見我將來要投生餓鬼道，我真的很害怕，你看到啥了沒有啊？有沒有和我一樣啊？」另一天人回答道：「哦，沒有啊，我看到我下一世會生到人間，還好還好。」說畢，即和其他眷屬相擁而去，而前者則悵然若失，怔在當處，良久良久……沿途所遇，鮮有快樂者，如人間高考奪魁，眉開

眼笑；多為不樂者，如世間人弄丟了中獎彩票，失魂落魄。

疾勝說：「現在，咱們稍候一下，待前面天人看完，我帶你再看。」我被它帶著一邊走一邊觀察這裡的天人，他們無論天子天女，都不再歌唱嬉笑，與鏡林外面的氣氛相絕殊遠。

很快就遇到了一個平台無人的鏡樹，疾勝帶著我坐上了碧玉台。天界之奇妙，處處皆是，前一撥天人離開玉台後，會馬上有香風吹來，將前人的氣息吹得乾乾淨淨。當我們坐上去之後，玉台嶄新潔淨如初。疾勝邊坐邊告訴我，這個玉台有特殊功用：站在玉台下面的人或者天人，是看不到鏡中顯像的，只有坐在玉台上，才能看到相應的像、聽到相應的聲音。

疾勝說：「我先入座，玉台就會認我的頻率為主頻率，我就對鏡中顯像有操控權，你只有看的權利，無法控制顯像。」

我問它：「剛才聽那些天人議論，似乎這些鏡樹能預示未來，是嗎？」

疾勝說：「豈止！當你坐在主控位置，隨你心念，鏡樹中會如放電影一般，完整地顯現你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以你目前的能力，過去世最多能顯現七世，未來只能顯現一世。注意看了……」

我凝神定意，與它一起認真觀看。

只見琉璃鏡面上逐漸顯現出一幅古代的城市的夜景，依稀可辨的歐式城樓、教堂，偶爾有一兩聲狗吠，如觀電影。突然，一陣連續、急促、裂耳般的鐘聲從教堂方向傳來，於此瞬間，我感覺到我已不是一個看電影的觀眾，而是被一種力量迅速地捲入黑暗的夜空，玉台不見了，鏡水林、鏡樹都不見了！我成為了現場鐘聲的承受者、現場黑暗的浸浴者，身臨其境。我猜大概是被疾勝強行拉進現場了吧？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狗吠聲頓時由零星散落聲變成了汪洋連片聲，與此同時，更夫們沿街巷四處竄動，急促的敲鑼聲伴隨著深夜裡讓人恐怖的催促聲：「起、起！火刑、火刑！……」

伴隨著更夫們的叫聲，一時間，千戶人應，萬家燈啟，而我的視角則被迅速地拉至一處城市牛馬市場：空氣中充斥著畜性糞尿的氣味，與畜性

們低聲哼鳴的聲音交織在一起，汗濁的腥風撲面而來。各色的人們手執火把，神色凝重、步履匆匆地從四面八方聚集到一片平坦寬闊的廣場上，仿佛有什麼大事要發生……

廣場正中轟然騰起一股巨大的烈焰，在烈焰的映襯下，一座由木材搭建而成的平台上，豎立了兩根粗大的立柱，立柱的頂端粗獷潦草地綁了一個巨大的十字架。十字架下面，一根手腕粗的麻繩被打了一個圓環形的結，孤零零地吊在寒風中，這顯然是一個絞刑架！

在平台周圍，被手執長槍的衛兵隔離出了方圓3畝大小的圓圈，在圓圈裡，最顯眼的莫過於在離平台約30米左右處，一堆如小山般堆起的柴垛正中，隱約可見有一根直徑約1米的石柱，而石柱上赫然綁著一個人！

那是一個中年男子，頭髮蓬亂，面容憔悴，遍體鱗傷。他的身上穿了一件畫著火舌的粗布棉衣，雙手、雙腳被粗重的鐵鍊纏鎖著，兩臂從肩到腕被浸了水的粗麻繩層層勒繞，將身上畫著火舌的布衣絞揉成一團。中年男子顯然已被折磨得非常痛苦，加上天氣寒冷，他的身體似乎在微微顫抖。但他的一雙眼睛，卻依然堅定而有神，似乎表明他的顫抖，並非出於恐懼，而是因為寒冷和受傷。

他默默地凝視著熙熙攘攘的人群，流露出持久的自信與憐憫。

只聽一聲炮響，圍觀的人群被撕開一道口子，兩列士兵手執長矛開出一條通道，一隊身著紅衣、髮型考究的男子神情凝重、魚貫而入，迅速地走上了十字架之下的絞架平台。他們中間的一位開口講話了：「上帝的子民們！這裡是偉大的羅馬教廷宗教裁判所臨時審判庭……」

他說了一堆又一堆有關中年男子的罪名和證據，我聽得不是十分清楚，但總體上不是「異端」，就是「邪說」之類，最後，他拉長了聲音道：「這個十惡不赦的異端、惡魔，就是被正義綁在這裡瑟瑟發抖的可憐蟲——喬爾丹諾·布魯諾！」

我大吃一驚！這個被綁的人竟然是布魯諾！原來他是布魯諾！我被疾勝帶到鏡水林看到的第一幅場景，竟然是布魯諾受刑！

隨著剛才宣判的那位教士發出一聲格外淒厲的聲音「行……刑……」後，現場突然捲起一股狂風，從平台腳下捲起，繞絞架平台一周，然後如龍一般繞著絞架的兩根木柱向上而去，上面的十字架被狂風扭得咯吱欲墜。

劊子手的手中握著獵獵作響的火把，走到布魯諾面前，大聲地問道：「你可知罪？！」

只見布魯諾用力一挺身子，沒有理睬劊子手，而是目光如炬盯著那些紅衣人，徐徐地說道：「你們對我宣讀判詞，比我聽判詞還要感到恐懼。」聲音不大，但幾乎每個人都聽得見。

劊子手冷笑一聲，又問：「你的末日已經來臨，還有什麼要說的嗎？」

布魯諾腳下用力一撐，仰起頭環視人群，大聲說道：「我……我可愛的人們，為真理而死，是無懼的，更是有價值的。黑暗，即將過去；黎明，即將來臨；真理，終將戰勝邪惡！」緊接著，他扭頭對著平台上那一幫紅衣人說道：「可憐的傲慢者，可悲的蛀蟲們，火，不能征服我，未來的世界會瞭解我，會知道我的價值！」

隨著劊子手手中的火把向他身上一丟，布魯諾浸滿了硫磺和油脂的棉衣便轟然起火，緊接著，劊子手和幾個兵勇將圍在布魯諾周圍的乾柴全部推向布魯諾腳下。

現場騰起了沖天火焰……

「你該知道他是誰了吧？」疾勝的問話把我拉回到鏡樹玉台的現實當中，我怔了一下，然後問它：「你帶我在這裡看到了當年布魯諾受火刑的情形，為什麼呢？」

疾勝若有所思，良久說道：「因為我就是布魯諾……布魯諾是我的前生。」

「你說你的前生是布魯諾？」我實在是始料不及，「這怎麼可能？為什麼會是你？那我又是誰？」

疾勝答非所問：「當年被火燒的滋味剛才又重現了，你知道嗎？人們

一般可能會認為被火燒死一定是非常痛苦的，對不對？但是，我告訴你，如果沒有恐懼感，其實被大火灼燒的時候，僅僅在剛開始有難以名狀的疼痛，但很快就會變成一種清涼感！這是人體應激系統為了減輕疼痛而產生的一個欺騙信號，就好比在極寒狀態下將死的人，會突然產生非常熱的錯覺。」

「雖然『日心說』是錯誤的，但是由於我所堅持的事業中有一些善業，這些善業異熟化現，讓我得到了這個神通廣大的天夜叉身，力大無比，行動迅捷，功德齊天……現在，你想知道你前生、前前生是誰嗎？」

我說：「當然想，應該和布魯諾有關係，對不對？」

它說：「現在，咱倆換位置，你想要看到什麼，就在心裡想什麼，鏡樹上面就會顯現出來，整個過程你自己可以隨心所欲調整，詳略快慢，都可以控制。」說完，它從玉台上挪動了一下，把我的神識所在的寶杵放在了玉台上。

## 滄海桑田四百年

我想知道我上一生是幹什麼的，這個念頭剛起，鏡樹上就顯現出一幅巨大的雪山畫卷，迅即我被捲入背景之中，身臨其境。

在蒼莽無垠的喜馬拉雅群峰下面，有一個山清水秀的村落，我出生於一個西藏牧民之家，從小被送至寺院出家、學習……

我想快一點知道我上一世是誰，於是意識中剛有這個念頭，我上一世的名字，以及長大後的情況便電影一樣顯現出來了：如是名字、如是求學、如是講法辯論、如是被眾人尊重……直到死亡，死亡後又投胎到浙江舟山一對漁民夫婦，然後又生出現在的我，上小學、中學、大學、出家……再往後看看，我看到我將來的情形，被師父推薦到康定，在川西遊學，又去拉薩學習……

似乎不得要領啊，於是我從鏡中退了出來，問疾勝道：「怎麼我看不

出有啥名堂呀？」

它說：「哎呀，你這已經是第七次觀鏡樹了，還是要我從頭教你。我的上一世就是布魯諾，從死後再到化生為天夜叉身到現在，相當於夜叉界的 40 多天、四天王天的 8 天。也就是說我當前的年齡對夜叉界來說就是 40 多天，還不到 1 歲呢。但你們人間已經過了 400 多年了！因為我的壽命，按你們人間 10 年，相當於夜叉鬼王界的 1 天，如此我的壽數是 500 歲，放在你們人間就相當於 180 萬歲。而四天王天的天眾福報就更大多了，他們的 1 日 1 夜，相當於人間 50 年，如此 500 歲！ $500 \times 50 \times 365 = 9125000$ ，你算算就知道，四天王天的壽命換算成人世的時間，大概就是 900 萬年！而從被燒死到現在，你們人間是 400 多年，你想想，你在人間得多少輩子？你在鏡樹最多看前七世，你逐個一世一世地往前看吧。」

哦，七世，那就七世吧，念頭剛起，鏡樹中的畫面隨即出現了：在一所大教堂附近的平民寓所，我奄奄一息睡在病榻上，安靜而孤獨。我衰老虛弱已非常不堪，甚至連睜開眼睛的力量都沒有，我只是在等待死亡而已。然而，伴隨著一陣急促的腳步聲，我隱約聽見屋門被推開了……

「好消息尼古拉，好消息，好消息……」似乎是侍奉我的小神父多克，依稀還有助手庫斯，他們跌跌撞撞跑進來。庫斯用力搖晃著我的上身，然後搬起了我的沉重的頭，對我大聲叫道：「尼古拉，你睜開眼看看，這是什麼？」

我用力睜開一條縫，依稀看見庫斯手裡拿著一疊紙，或者是一封信，只見他晃了晃，說：「尼古拉，要出版了！要出版了！咱們的《天球運行論》要出版了！紐倫堡，紐倫堡 1 個月前寄出……」

原來，這是一本由德國出版機構寄來的《天球運行論》的校對樣書！

就在那一刻，從未有過的獲得感和釋壓感瞬間充遍我的全身，我頸部一鬆，在巨大的欣慰和坦然中，悄然離世……

看到這一幕，我震驚無比！雖然隱隱地感覺自己應該和布魯諾有點什麼關係，但萬萬沒有想到，我七世前竟然是尼古拉·哥白尼！

再往前看，作為哥白尼的我，從出生於托倫市一個富有的家庭，到父親早就撒手人寰；從投奔舅舅，到啟蒙求學；學習醫術，癡迷天文；情感受挫，終身未娶……我一生虔誠於天主教，同時又對科學事業精益求精。在 40 歲那一年，我的「日心說」趨於成熟；68 歲那一年，我斟酌再三後，將《天球運行論》的手稿寄往德國……

一幕一幕，所有的景象、所有的感受、所有的心理……如此一切，都如再歷，真實無比：

往前第六世，我出生於德國一個激進的科學家家庭，男性，父母眷屬如是名、如是相、如是事，清清楚楚。成年後，我終其一生推進「日心說」，在中年的時候，被一個怪物帶上太空——那不就是疾勝嗎？它竟然從那個時候就開始帶著我飛。

往前第五世，我投生於喜馬拉雅群山下尼泊爾境內一個貧民家庭，男性，從小在寺院附近生活，少年時被父母送進寺院出家，學習佛教義理，青年時又被飛天夜叉疾勝帶到天上。

往前第四世，我投生於大清帝國日喀則吉隆鎮扎村，男性，自小被父母送到帕巴寺出家，聰慧過人，深受眾愛。青年時仍被疾勝帶到天上遊觀。

往前第三世，我投生於大清帝國日喀則吉隆鎮乃夏村，男性，自小被父母送至邦興村的強堆寺出家，戒行出眾，聰慧過人，博聞強記，辯才無敵。青年時又被疾勝帶到天上遊觀鏡水林。

上一世，我投生於中華民國日喀則吉隆鎮沖色村，男性，自小被父母送到桑丹林寺出家，專注修學，具大辯才。青年時仍被疾勝帶至鏡水林遊觀。晚年適逢文革，僧眾被遷散，寺藏珍貴經典被搶，桑丹林寺陸續被毀。因無處棲身，我在附近山溝樹洞中堅持修法，1971 年初無疾而終，肉身藏於樹洞至今完好。

這一世，我投生於舟山市一個叫港里的小島上黃姓漁民家庭。父輩世代靠漁業為生，而母親是國民黨軍官之後。1939 年，日軍大舉進犯舟山，

外公在定海守衛戰中與其他國軍將士全部殉國，外婆身懷著我母親，混亂中被當地漁民搭救，輾轉送到港里小島，半年後生下我母親。外婆是個知書達禮的女性，即便是在顛沛流離中，也不忘教育女兒，故母親雖成長於漁家，但文化薰陶很深。1960年，外婆去世。次年，母親遵囑嫁給當地黃姓漁民，這便是我父親。10年後，母親生下第四個孩子，即宗慧。我自小被父母和三個兄姊特殊照應，堅持送至學校上學。時值新社會推行普及教育，師嚴徒勤，母慈子孝，我在學校如魚得水，聰敏過人，成績優異，後考入上海交大哲學系，後經商……後出家……亦歷歷在目。

## 緣生因果

離開鏡水林的飛行途中，我一路無言。

良久，疾勝問道：「你沒有什麼問題要問嗎？每次都這樣。」

我從沉思中回轉過來，道：「我有很多疑問，但不知從何說起。你剛才說每次都這樣，是什麼意思？」

疾勝說：「在鏡樹中你應該看到了，自你從哥白尼身歿之後，每一生的中青年時期，都會被我帶到天上遊觀，去鏡水林看前世，每一次看完出來，你都是不說話。」

原來是這樣，我說：「哦，這些我在鏡樹中都看到了。但我不明白，你的前世是布魯諾，而我七世前是哥白尼，你轉生為天夜叉，而我輾轉七生一直做人。雖然我們之間或許有那麼一點點關聯，但你為什麼要把我的每一生都帶到鏡水林呢？這樣做的好處是什麼？總不能你一個大天使鬧著玩吧？」

疾勝道：「這個事情，我現在細細給你講，等給你講清楚了，差不多就到南由乾陀山天子行宮了，善救天將軍在那裡等我們呢。」

它說：「由於我的前生布魯諾終其一生，所作所為雖然激進超俗，但我的總體動機，還是為了世人，並非為己謀名謀利，以此善業，在鮮花廣

場上的火光正盛之際，我早已化生為天界一名空行夜叉，化生之初即位列眾夜叉之首，在哪吒天將座下聽差。那為什麼沒有生為顏貌端正的天人、天將呢？這是因為我過去雖然為世人著想，但心急意躁，遇事不忍，故而生得醜惡相貌……」

我插了一句：「我雖出家學佛不久，但知道因果不虛啊，是不是？」

疾勝道：「正是！人世間愚癡人佔絕大多數，不信因果的很普遍。但是，因果，如影隨形，絲毫不差。你看你們地面上飛行的那些鳥，只要牠們在太陽底下飛，就必定有影子。不管牠們能不能知道，能不能看得見，牠的影子始終是隨著牠們的。我們做的任何事、任何念頭、說的任何話，都會在某個時段因緣會聚時，呈現結果。所有的樂受，必定來自於善業，所有的苦受，必定來自惡業。就像我的能力和我的相貌，其原因是分分明明，絕無差池。沒有人、也沒有上帝會決定、主宰一個人的命運，天帝和天將軍雖然個個神通廣大，但他們不會主宰和隨便干預任何一個眾生的命運，命運都是自己造的。」

我問：「你平時飛來飛去的，哪裡來的時間和機會知道這些呢？」

它說：「天將軍上至天王、天主，都會定期、不定期宣講佛法，我是有機會聽到的。再說了，我之前給你提到過，哪吒天將軍指派我專門跟隨善救天將軍，主要職責就是人間教化。那當然自己得知道了。」

就這樣，我們沿著廣闊無垠的須彌山飛行，聽疾勝講過去的事。

據疾勝講，從它的前身布魯諾被燒死的剎那，便於喜馬拉雅南麓一座雪山之間，自然化生為天夜叉身。出生之初，便有無數空行夜叉環繞觀瞻，安慰問諭。化生夜叉沒有父母，只有隨緣而聚的近眷屬，出生地也是各隨業力。疾勝出生的地方有無數夜叉居住、巡遊，雖地處南閻浮提，但都屬於北天毗沙門天王所管。

疾勝因其善業所持，初生即被哪吒天將軍指派到善救天將軍座下聽差。而這，在人間僅不到一個時辰的時間。善救將軍見它的第一件事，就是讓它到剛剛受刑的鮮花廣場（當年是牛馬交易市場）看看。

疾勝奉命飛到鮮花廣場，那裡的天剛剛亮，但顯然新下過了一場雨。只見那裡遍地泥濘，牛馬販子們用力吆喝著磨磨蹭蹭的畜生，在霧沉沉的晨煙中來來往往。絞刑架台旁邊，火刑柱周圍的烈火早已熄滅，殘木縱橫，灰燼狼藉。火柱上只剩下燒斷的繩子，布魯諾的屍體已然不見。

原來，已經有追隨者把屍骨偷偷運走安葬了。

在鮮花廣場呆了一會後，疾勝飛向善救天將軍行宮，面稟天將軍。善救天將軍微笑著問它，爾可知前世因何事遭此劇酷之刑乎？

疾勝有記憶前世的能力，故答「因叛逆教會，宣導日心說」云云。

善救天將軍又說，爾可知是事正誤否？

疾勝答，不知。

將軍說，吾遣一將隨爾上天，觀後爾當自知取捨，爾時再來見吾。

說畢，便有另一空行夜叉帶疾勝上升到須彌山腰，與日、月等高之處，細觀須彌山、七重金山以及日、月、四洲概貌。由於疾勝有夜叉神天眼，所以觀看極為容易，小宇宙形制一目了然。

原來，須彌山才是這個小世界的中心！日、月都是繞須彌山順時針運轉的，哪裡有什麼「日心」！哪裡有什麼「地心」！哪裡有什麼「恆星」！自己堅持的哪裡是什麼「真理」！可笑之至。

疾勝回到善救天將軍在南尼民達羅山的行宮，見到將軍後，將軍對它說：想必爾已知錯。但人間此事因爾而起，自今而後，爾當勤策，與受生天道、人道之有緣眾生，勵力修正，豈不善哉！

而我，前世的哥白尼，或者此一世的宗慧、桑吉益西，正是疾勝的重要有緣眾生之一。

受將軍諭敕，疾勝專門協助將軍辦理南洲人間教化事務，主要職責就是針對人世間存在的那些斷人慧根的邪說、邪論，盡力創設因緣，令其回歸正見，以助正法，增益天眾。因為如果受邪見、邪教誤導，人們捨人身後，多數會墮落到畜生、餓鬼和地獄，受苦無量，難有出期。

而人間的邪說、邪見多如牛毛，不同的哲學派別、不同的宗教、不同

的政黨乃至於科學界，都有著各自的世界觀，但真相只有一個。人間絕大多數的世界觀，不是邪見，就是偏見、管見。這不是人們故意要這麼做，而是人類的認知受時空和感官的巨大制約，具有不可突破的障礙。如此艱巨的任務，它一個夜叉神怎麼能一一糾正呢？但善救將軍顯然並不著急，他曾經說，他手下有數十萬與疾勝類似的天神、夜叉神，都各自在承擔著某件特殊的職責，而每一個天神和夜叉神又各有不計其數的眷屬。這些天神、夜叉神以息、增、懷、伏（對應「止息、增益、諦盟、降伏」四種方式）等神通手段治理世間。由於天與人無法直接交流（人的感官境界無法與天人對話），所以只能通過一些具有特殊因緣的人，通過他們在人間的成長和事業去成辦。這些人，多以大官員、大商人以及各類學者的身份出現，少數以出家人的身份出現。

疾勝說，它曾經問過善救將軍一個尖銳的問題：既然天將軍和天王、天主們有如此大的神通，為什麼不把那些在人間做惡的眾生、執邪見的眾生、愚癡的眾生一一攝神到天上遊觀、教育、勸導，從而讓他們及早改正？而是勞心費神選擇一部分人來做？

善救將軍的答覆大意如下：你的想法當然好，但對絕大多數眾生是無效的，甚至反而有害！因為在個體因緣不具足的情況下，某些眾生做惡毀善的趨勢還很強大，即使把他們攝神到天上觀察、教導，一來他們未必生信，反而認其是夢，進而譏笑、誹謗，更造新罪，故應仔細遴選甄別；二來他們會守口不牢，嘩眾取寵，正事未做，虛聲先起，妄言見天見神，有顯異惑眾之嫌，給國家和社會治理帶來極大的負面作用，故當謹慎又謹慎。

也就是說，人世間的事，呈現在普通人眼中，是人類自身在治理自身，偶然而無序，卻不知道每個人的人生軌跡的背後，都有各自的業力、願力在主導。亂，有亂的緣起；治，有治的理由。沒有任何一件事是偶然的，沒有任何一件事離眾生而有。每一個眾生盡其一生看到的、經歷過的，無一不是他和他共業眾生「努力」而來。人類自己就是自己命運的

賜予者和創造者。

善救將軍曾對疾勝說，這個世界並沒有一種自然而成的邪惡力量或者正義力量，也沒有誰在創造和主宰世界，更沒有誰能專門設計出來一個「地獄」來懲罰眾生，都是由於眾生不信佛語，不持正見，顛倒行事，以錯為對，以劣為勝，這樣就自己造出了一個輪迴的幻象而懵懂不知。所有的眾生都是被業力驅使，以共業創造世界，以別業製造輪迴。苦樂，都是自己造的，敵我，也是自心所造，就連針扎手痛這些看似天經地義的現象，也是自己無始以來業力所造。而要讓眾生明白這些，必須讓他們從邪見中脫離出來。

而眾生實在是太多了！多到無法想像！那怎麼辦呢？在天人眼中，地上人類的幾千年也只是天上的十數天而已，所以天王和天將軍並不會急於求成，他們為了糾正人世的某一個錯見或邪見，會不惜花費某些眾生的數生乃至數十生去校正和推動。天上對人間的干預，不是直接去介入，而是順應因果，推動因緣，解鈴繫鈴，挖坑填坑，誰是當事人，誰就是主導者，誰是參與者，誰就是建設者。

而我，宗慧，正是「日心說」的始作俑者、創造者！「日心說」是錯的，但我的動機是良好的，所以我因為這個善業，再加上我平生淡泊名利，為人正直，樂善好施，所以死後投生於科學家家庭，家境優渥，衣食無憂。而正是生在德國的這一世青年時期，疾勝受善救將軍之命，第一次帶我上天到鏡水林觀宿世。

疾勝告訴我，第一次在鏡樹中看到前世因緣後，我也是如這次一樣，一直不說話。當知道自己引以為榮的「日心說」竟然是個錯得離譜的東西之後，當時的我一直在念叨「這怎麼辦，這怎麼辦……」

疾勝說，善救將軍告訴它，在此後的數百年中，日心說將大盛於人間，縱然你哥白尼和布魯諾親自在人間去糾正，也無濟於事。因為南洲人類有一個獨有的特質，就是「堅強」，就是這個人類一旦執著一個東西為「正確」，那不管是不是真的正確，他們都會拼死堅持，是任何力量也拉

不回的；而一旦執著一個錯誤的東西，也是任何力量都拉不回去的。就算為了某個認知、知見或者人、或者事，寧可丟掉生命，也很難改變！這種特質的根子，就是佛陀所講的「我執」，也是眾生苦的根源。人們被「我執」所囚、所縛，導致正確的見解難以得到普及。

所以，要想改變這種普遍存在於人世間的錯誤共識，就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通過當事個體在人間廣結善緣，積累福報，用事實和辯才，去逐步熄滅這個錯誤。

善救將軍對疾勝講，在人世間，要從事和理兩個方面破斥「日心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能需要很多人耗費多生不斷地去做。而人間，能正確反映這個小世界形態的描述，只有佛經中才有；而佛經最全面保存的，是中國的漢地和藏地；而要讀懂佛經，就需要深厚的古漢語功底，以及對佛教的堅定信心……這些雖然是必備的素質，但還遠遠不夠！

因為世人多不信佛，你如果拿佛經去和世人講宇宙，世人會嘲笑你，說你這是迷信，沒人會理睬你。所以，你哥白尼縱然通曉佛說，對推翻「日心說」也是無能為力！因此，必須精通辯論之法、邏輯和世間學說——數學、天文、地理、物理、化學之流，都要通曉。僅憑一知半解和一腔熱血是無法和龐大的日心說體系較量的。

疾勝說，人類只要投胎後，一般對前世就忘得光光。所以它在哥白尼的每一次投生後，都要擇時帶到天上鏡水林，讓他回憶前世所為、所發誓願，以堅固其志，鎖定方向。正因為這樣，哥白尼從第三世投胎起，生生投生於信佛之家，從小就被送到寺院，專心致志修學佛法，堅固佛法淨信，如此四生。直到上一世，為進入富庶發達之地廣泛深入學習古漢語以及科學方法和科學知識，他發願生於中國文化興盛之地江浙一帶，觀音菩薩道場舟山群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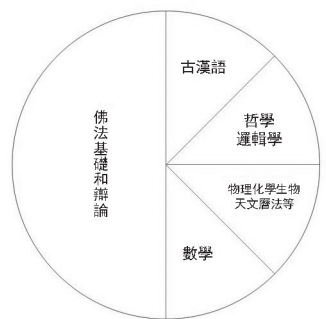


圖 0-4  
桑吉益西的知識結構

因為多生以來的善根堅固，昔世的哥白尼順利地投生到了前進村，由知書達理的母親起名黃宗慧，眷屬和順，順利求學，文理並通，古今遍涉，志願得成。此即桑吉益西。

原來，我，桑吉益西，自哥白尼身死之後，生生投生都與善救將軍和疾勝有關，是他們一步一步讓我發願、投生、學習，為自己建立了完備的志向、信仰、智慧和知識積累。到了如今，眾緣具足，條件齊備，今生的「哥白尼」，機緣成熟，東風已備，要對過去的哥白尼宣戰了！

## 天命遊戲

我倆該去見善救天將軍了。

從鏡水林去往南由乾陀山天子行宮，超過 200 萬公里行程，疾勝帶我飛了 6 個多小時。

在沿須彌山東面、須彌海上空飛行的時候，我們右側的須彌山體逐漸變為非常養眼的金色，隨著太陽迎面而來的照射，盡眼所及，到處變換著如幻般的光芒，金山赫奕，星耀流注，美侖美奐，無以言表。

在越過了須彌山東面山體，橫穿須彌海的時候，須彌山體逐漸變為我們身後的背景，在太陽光的佐助輝映下，整個山體又呈現出深邃無涯的琉璃色，紫光交映，宮闕移位，奇光絕景，如在夢中。

我們又回到了須彌山南面。

當須彌山的壓迫感和須彌海的包容感交織在一起的時候，七重金山中的第一重金山——由乾陀山遠隔百萬公里外泛出的金光讓人倍感親和。當人類面對天界的富貴、清淨和威德時，會不由自主地感到與生俱來的卑微，就像一個窮鄉僻壤的孩子進了皇宮，會不由自主地局促不安。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他的福報與他所處的環境不對等。我也是同樣，平視須彌山尚且有一種巨大的壓迫感，更不敢向上看！因為從須彌山邊向上看的時候，那一幢籠罩如蓋的巨大光暈，說不出是耀眼還是刺眼，讓人會有一種

# 淬劍記：疑偽科學扼脈

作者：阿慧、王菱

圖片製作：阿慧、安無畏、AI

封面題字：銀川儒貴

美術編輯：Dawn Kwok

編輯：青森文化編輯組

出版：紅出版（青森文化）

地址：香港灣仔道 133 號卓凌中心 11 樓

出版計劃查詢電話：(852) 2540 7517

電郵：editor@red-publish.com

網址：<http://www.red-publish.com>

香港總經銷：聯合新零售（香港）有限公司

台灣總經銷：貿騰發賣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立德街 136 號 6 樓

電話：(886) 2-8227-5988

網址：<http://www.namode.com>

出版日期：2026 年 9 月

ISBN：978-988-8972-31-9

上架建議：通識

定價：港幣 126 元正／新台幣 500 圓正

本書系通識作品《負劍者：削平地球的人》之姊妹篇，也屬於通識，具有一定的綜合性與跨界性。

主要圍繞日食現象暴露出來的漏洞，從理論、模型到事實，對「日心說」進行全方位的破斥，依理依據證明「日心說」違背了哥白尼自己提出的「假說必須符合觀測」原則，是一個錯誤的假說，同時也是最大、最隱蔽的偽科學。

以喻入理，抽絲剝繭，對大地曲率、邁克爾遜—莫雷實驗等 10 個存在嚴重問題的科學事件進行了客觀、系統地分析和鑒別，指出了它們的問題所在，以證其偽。

作者主張，科學是一個動態的發展過程，這個動態，不但要表現在不斷創新方面，更要體現在不斷糾正錯誤、不斷自我修復方面。

作者依據佛教經典的相關記載，並結合科學研究的有關線索，在暗物質、暗能量、黑洞和地外生命等科學四大未解之謎的探索方向上提出了自己的建議。

另外，通過〈前傳〉講述飛天夜叉疾勝帶領桑吉益西法師飛天觀察因果的故事，旨在告訴人們，這個世界，遠非科學所能解釋和改變，保持敬畏，保持謙遜，重視和回歸聖賢之教，方得行遠！



專業出版 國際銷售



紅出版文化平台

加入我們：[www.red-publish.com](http://www.red-publish.com)

Mod<sup>pro</sup>E.

上架建議：通識

定價：港幣126元正 / 新台幣500圓正